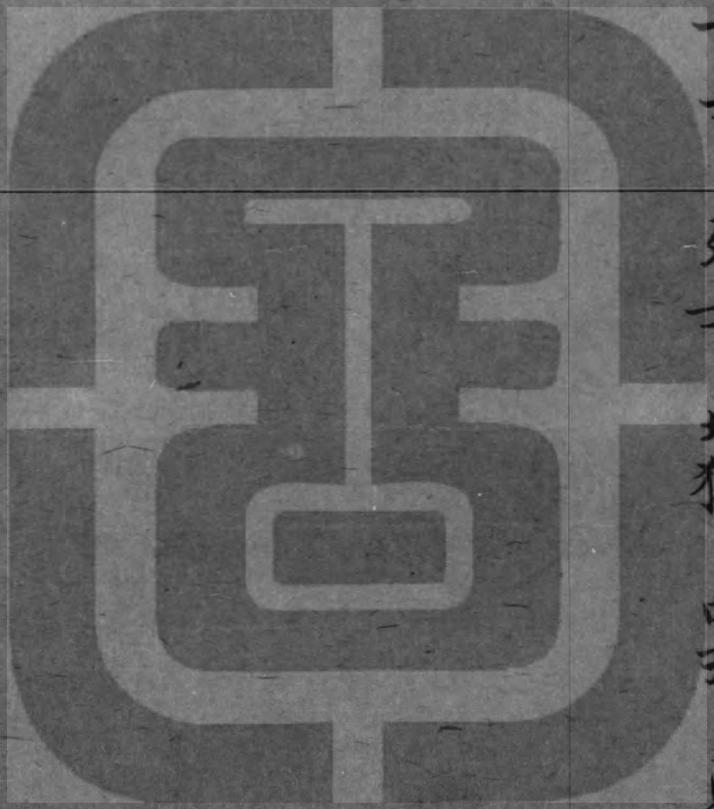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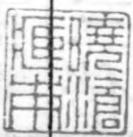
列傳取漢平吳  
列女北狄西戎  
東夷南蠻



續後漢書  
卷七六之八二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六

元郝經撰



列傳第七十三

取漢

謹案平吳傳有前序取漢傳當亦有序今闕

鄧艾

州秦段灼

鍾會

向雄

衛瓘

鄧艾字士載義陽人也

謹案陳志作義陽棘陽人

少孤曹操破荊州徙

汝南為農民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書故太丘長陳

寔碑言文為世範行為士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後族有

與同者故改焉為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為稻田

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憐其家貧資給甚厚艾初不為謝每

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竊笑焉後為典

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懿懿奇之辟為掾遷尙

書郎原注世語鄧艾少為襄城典農部民與石苞皆年十

安中少府吉本起兵許都元信武帝監軍郭誕元奕之子建

求入御以艾苞與御行十餘里與語悅之謂二人皆當遠

至為佐相艾後為典農功曹奉時欲廣田蓄穀為伐吳資

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

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

著濟河論以喻其旨又謂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于許

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大軍征舉運兵過半

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謹案陳志作可

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

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

於西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

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

往而不克矣懿善之事皆施行謹案通典曰宣王善之皆

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泚水四百餘里置一營六千人且耕

且守兼循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

陂于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三萬頃淮南淮北皆

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田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正

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與眾泛舟而下達

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出參征西將軍事遷南安太

守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漢偏將軍姜維維退淮

因西擊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

于是畱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

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  
艾屯六十里艾卽夜潛兵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  
得以不敗賜爵關內侯加討寇將軍後遷城陽太守時并  
州右賢王劉豹并爲一部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  
強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獫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  
困每匈奴一盛爲前代重患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卑  
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以單于在  
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寢重則胡虜不  
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  
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雁門  
離國弱寇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

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大將  
軍司馬師新輔政多納用焉遷汝南太守至則尋求昔所  
厚已吏父已死遣吏祭之重遺其母舉其子爲計吏艾所  
在荒野開闢軍民竝豐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不克退歸艾  
言于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  
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  
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祿頓於堅城死  
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  
毅皆見任時君主沒而敗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  
亾可待也恪歸果見誅遷兖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上言曰  
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彊兵彊則戰勝然農者勝

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上無設爵之勸則下無財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于積粟富民則交游之路絕浮華之原塞矣曹髦立進封方城亭侯母丘儉作亂遣健步齋書欲疑惑大眾艾斬之兼道進軍先趣樂嘉城作浮橋司馬師至遂據之文欽以後大軍破敗于城下艾追之至丘頭欽奔吳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眾將渡江鎮東將軍諸葛誕遣艾據肥陽艾以與賊勢相遠非要害之地輒移屯附亭遣泰山太守諸葛緒等于黎漿拒戰遂走之其年徵拜長水校尉以破欽等功進封方城鄉侯行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於狄道姜維退駐鍾提乃以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議者多謂維力已

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于危亾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爲之縣餌五也賊有黠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甘露元年詔曰逆賊姜維連年狡黠民夷騷動西土不寧艾籌畫有方忠勇奮發斬將十數馘首千計國威震於巴蜀武聲揚于江

岷今以艾爲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鄧侯分五百戶封子忠爲亭侯二年拒姜維於長城維退還遷征西將軍前後增邑六千六百戶景元三年又破維於侯和維卻保沓中四年秋詔諸軍攻漢大將軍司馬昭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頌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宏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還欣等追躡于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卻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卻尋還從橋道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引還守劔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

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劔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劔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入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擅自褻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漢守將馬邈降漢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陣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竝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等將斬之

謹案等今志作出宋本作等與

此相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及尙書張遵等首進軍  
 到雒漢帝遣使奉皇帝璽綬為賤詣艾至成都漢帝率太  
 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執節解縛  
 焚櫬受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  
 漢人稱焉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漢帝行驃騎將軍太子  
 奉車諸王駙馬都尉漢羣司各隨高下拜為王官或領艾  
 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宏等領蜀中諸郡  
 使于綿竹築臺以為京觀用彰戰功士卒死事者皆與漢  
 兵同其埋藏艾淡自矜伐謂漢士大夫曰諸君賴遭艾故  
 得有今日爾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  
 雄兒也與艾相值故窮爾識者笑之十二月詔曰艾耀威

奮武漢入虜庭斬將搴旗梟其鯨鯢使僭號之主稽首係  
 頸歷世逋誅一朝而平兵不踰時戰不終日雲徹席卷蕩  
 定巴蜀雖白起破強楚韓信克勁趙吳漢禽于陽亞夫滅  
 七國計功論美不足比也其以艾為太尉增邑二萬戶封  
 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戶原注袁子曰諸葛亮重人也而驟用蜀兵此知小國弱民難以  
 久存也今國家一舉而滅蜀自征伐之功未有如此之速  
 者也方鄧艾以萬人入江油之危險鍾會以二十萬眾留  
 劔閣而不得進三軍之士已飢艾雖戰勝克將使劉禪數  
 日不降則二將之軍難以反矣故功業如此之難也國家  
 前有壽春之役後有滅蜀之勞百姓貧而倉廩虛故小國  
 之慮在於乘時立功以自存大國之慮在於既勝而力竭  
 成功之後戒艾言於司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  
 懼之時也艾言於司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  
 平蜀之勢以乘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  
 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畱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

續後漢書卷之六  
人煮鹽興冶爲軍農要用竝作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于京都吳以爲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畱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平定以爲可封禪爲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爲之宮舍爵其子爲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監軍衛瓘喻艾事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旣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眾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

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于國也鍾會胡烈師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釁已結詔書檻車徵艾艾仰天歎曰艾忠臣也一至此乎白起之酷復見今日矣艾父子旣囚鍾會至成都先送艾然後作亂會死艾本營軍士追出艾檻車迎還瓘遣田續等討艾遇於綿竹西斬之子忠與艾俱死餘子在雒陽者悉誅徒艾妻子及孫於西城謹案西城陳志作西域通志作西城與師此合考後漢書郡國志益州有西城郡纂亦與艾俱死纂性急少恩死之日體無完膚初艾當伐漢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

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

艾憮然不樂原注荀綽冀州記邵起自幹吏位至衛尉長

幼寬厚有器局勤於當世歷位冀州刺史太子右衛率翰

子俞字世都清真貴素辯於議論採公孫龍之辭以談微

理少有能名辟太尉府稍歷顯位至侍中中書令遷為監

下云利見大人往有功也邵蓋斷章取義不拘泰始元年

本文故以有功代得中也若此前書多有之

晉武帝篡代詔曰昔太尉王淩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

守位征西將軍鄧艾矜功失節實應大辟然被書之日罷

遣人祿束手受罪比於求生遂為惡者誠復不同今大赦

得還若無子孫者聽使立後令祭祀不絕三年議郎段灼

上疏理艾曰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

夷滅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剛急輕犯雅

俗不能協同朋類故莫可理之臣敢言艾不反之狀昔姜

維有斷隴右之志艾修治備守積穀強兵值歲凶早又為

區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

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不難僕虜之勞士民之役非執

節忠勤孰能若此故落門段谷之戰以少擊多摧破疆賊

先帝知其可任委艾廟勝授以長策艾受命忘身束馬縣

車自投死地勇氣凌雲士眾乘勢使劉禪君臣面縛义手

屈膝艾功名以成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反欲

何求艾誠恃養育之恩心不自疑矯命承制權安社稷雖

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本在可論鍾會忌艾威名構

成其事忠而受誅信而見疑頭懸馬市諸子并斬見之者

垂泣聞之者歎息陛下龍興闡宏大度釋嫌忌受誅之家  
不拘敘用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  
爲立祠今天下民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猶是也臣以爲艾  
身首分離捐棄草土宜收屍喪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紹  
封其孫使闔棺定諡死無餘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于  
後世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埋一魂而天下歸其義所爲  
者寡而悅者眾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  
爲陛下死矣謹案天下徇名之士二十字陳志無此據晉書帝嘉之九年詔曰艾  
有功勳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爲民隸朕常愍之其以嫡孫  
朗爲郎中艾在西時修治障塞築起城塢秦始中羌虜大  
叛頻殺刺史涼州道斷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築塢焉咸

寧中積射將軍樊震爲西戎牙門武帝問震所由進震自  
陳爲鄧艾伐蜀時帳下將帝遂問艾死狀震具陳艾之忠  
言輒流涕先是以艾孫朗爲丹水令由此遷爲定陵令次  
孫千秋有時望光祿大夫王戎辟爲掾永嘉中朗爲新都  
太守未之官在襄陽遇火及母妻子舉室燒死惟子韜子  
行得免千秋先卒二子亦燒死艾州里時輩南陽州泰亦  
好立功業善用兵荊州刺史裴潛以爲從事司馬懿鎮宛  
潛數遣泰詣懿由此爲懿所知及征孟達泰又導軍遂辟  
泰泰頻喪考妣祖九年居喪懿畱缺待之至三十六日擢  
爲新城太守原注世語司馬宣王爲泰會使尙書鍾繇調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後有文采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又何遲也祗賓咸悅宜稼堂叢書

歷充豫州刺史所在有績效累遷征虜將軍假節都督江  
南諸軍事景元二年卒追贈衛將軍諡曰壯侯段灼謹案

灼字休然

從鄧艾伐漢有功封關內侯入為議郎既申鄧

艾又數上書言事謀謨經遠辭旨慷慨有國士之風累遷

明威將軍魏興太守

謹案晉書云卒於官

謹案目錄此下有鍾會衛瓘傳今闕

議曰鍾會徵冀謀叛鄧艾專擅致嫌衛瓘詭計斃之得國  
而終不振旅荀卿曰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哉然而當會  
之構艾瓘能拒之則艾不禽艾不禽則會不反亂何自而  
生哉與會圖艾濟其姦遂并誅滅獨享成功光賁公袞卒  
之父子九人一夕并命於是知天道之不可誣也

贊曰火德告終岷峨失險三臣同罪功以過揜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六

續後漢書卷七十六

九

宜稼堂叢書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right section of the page.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七

元 郝 經 撰

列傳第七十四

平吳

羊祜 杜預 子錫 王渾 周浚 王濬 唐彬

建安以來孫氏據有江東迄晉太康六七十一年叨僭大號  
抗衡中國漂骸江漢驪血淮海麀并黔黎頓缺鋒刃苗民  
荆舒淮夷吳楚之禍所未有也晉既代魏增修德政柔服  
以禮包舉以術戡克以來乘孫皓之兇虐東西萬里六道  
竝進琅邪王伷出涂中王渾出江西王戎出武昌胡奮出  
夏口杜預出江陵王濬唐彬下巴蜀夷險清穢天下始一

殘姓遺民復獲生賴此晉氏有功於天下之大者也。平者何定也。至是而天下始定。太平可期也。何以不書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滅者無罪。滅之者有罪。孫皓暴虐。復不死國焉。得爲滅書。平尊晉也。尊晉所以罪吳也。故取平。吳諸將列於終篇。以卒三國之事云。

謹案羊祜杜預傳文闕止存議

議曰。魏晉以來。專尙詐力。以相傾軋。羊祜獨務德信。開示公道。不爲掩襲。使吳人心服。一舉而奄有江淮。混一區夏。孔明之後。一人而已。至於謂王衍必敗。俗傷化。告武帝。以旣平之後。當勞聖慮。卒皆如其言。晉氏之聖臣也。杜預學識遠到。志力剛明。有古儒將之風。而德度弗逮祜也。

王渾字元沖。司空昶之子也。沈雅有器局。襲父爵京陵侯。辟大將軍曹爽掾。爽誅免。起爲懷令。參司馬昭安東軍事。累遷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咸熙中。爲越騎校尉。武帝篡代。加揚烈將軍。遷徐州刺史。時年荒饑。渾開倉廩賑贍。百姓賴之。泰始初。遷東中郎將。督淮北諸軍事。鎮許昌。轉征虜將軍。監豫州諸軍事。假節領豫州刺史。與吳接境。宣布威信。前後降附甚多。吳將薛瑩魯淑率眾十萬向弋陽。新息。時州兵休放。眾裁數千。渾乃潛兵濟淮。出其不意。擊瑩等。破之。以功封次子尙爲關內侯。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吳人大佃皖城。渾遣揚州刺史應綽督淮南諸軍。擊破之。并破諸別屯。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

籍其稻苗四千餘頃獲船六百餘艘渾遂陳兵東疆視其險易攻取之勢及大舉渾率師出橫江遣參軍陳慎都尉張喬攻尋陽瀨鄉又擊吳牙門將孔忠皆破之獲吳將周興等五人又遣殄吳護軍李純據高望城討吳將俞恭破之多所斬獲吳厲武將軍陳代平虜將軍朱明來降吳丞相張悌大將軍孫震等率眾數萬指城陽渾遣司馬孫疇揚州刺史周浚擊破之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孫皓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印節詣渾降既而王濬破石頭虜孫皓明日渾始濟江登建業宮置酒高會自以先至江上破皓中軍按甲不進致在王濬之後意甚愧恨頻奏濬罪狀時人譏之

原注晉書王渾傳帝下詔曰使持節都督揚州

諸軍事安東將軍京陵侯王渾督率所統遂逼秣陵令賊孫皓救死自衛不得分兵上赴以成西軍之功又摧大敵獲張悌使皓塗窮勢盡面縛乞降遂平定秣陵功勳茂著其增封八千戶進爵為公封子澄為亭侯弟湛為關內侯賜絹八千匹轉征東大將軍復鎮壽春時吳人新附渾撫循接納座無

虛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服徵拜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會出齊王攸東藩渾上書諫曰伏承聖詔憲章古典進齊王攸為上公崇其禮儀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諸姬以藩帝室永世作憲至於公且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輔濟大業不使歸藩明至親義著不可遠朝故也是故周公得以聖德光弼幼主忠誠著於金縢光述文武仁聖之德攸於大晉姬旦之親也宜贊王朝與聞政事實為陛下腹心不貳之臣且攸為人修潔義信加以懿親

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  
方之實去離天朝不預王政傷母弟至親之體虧友于款  
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  
以攸望重於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宜皇帝子  
文皇帝弟伯駿各處方任有內外之資論以後慮亦不爲  
輕攸今之國適足長異同之論以損仁慈之美爾而今天  
下窺陛下有不崇親親之情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若以妃  
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漢之權呂產專朝之禍若  
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歷觀古今苟事輕  
重所在無不爲害也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者  
也惟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

疏遠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爲安之理此最有國  
有家者之所深忌也愚以爲太子太保缺宜畱攸居之與  
太尉汝南王亮衛將軍楊珧共爲保傅幹理朝事三人齊  
位足相持正進有輔納廣義之益退無偏重相傾之勢令  
陛下有篤親親之恩使攸蒙仁覆之惠臣同國休戚義在  
盡言心之所見不能默已私慕魯女存國之志

原注列女傳魯漆室

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啼傍人聞之心莫不慘慘者鄰婦從之遊謂曰何哭之悲子欲嫁乎吾爲子求偶漆室女曰始吾以子爲智今反無識也豈爲嫁之故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公老而太子幼也

敢陳愚見觸犯天威欲陛下事每盡善冀萬分之助臣而  
不言誰當言者帝不納太熙初遷司徒惠帝卽位加侍中  
又京陵置士官如睢陵比及誅楊駿加渾兵渾以司徒文

續後漢書卷二十一  
官主史不持兵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  
兵非爲舊典皆令阜服論者美其謙而識體楚王瑋將害  
汝南王亮公孫宏說瑋曰昔宣帝廢曹爽引太尉蔣濟驂  
乘以增威重大王今舉非常事宜得宿望鎮壓眾心司徒  
王渾宿有威名爲三軍所信服可請同乘瑋從之渾辭疾  
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距瑋瑋不敢逼俄而瑋以矯詔  
伏誅渾乃率兵赴宮帝嘗訪渾元會問郡國計吏方俗之  
宜渾奏曰陛下欽明聖哲光于遠近明詔沖虛詢及芻蕘  
斯乃周文疇咨之求仲尼不恥下問也舊三朝元會前計  
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臣以詔文相承已久無他  
新聲非陛下留心方國之意也可令中書指宣明詔問方

士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好尙農桑本務刑獄得無冤濫守  
長得無侵虐其勤心政化興利除害者授以紙筆盡意陳  
聞以明聖指垂心四遠不復因循常辭且察其荅對文義  
以觀計吏人才之實又先帝時正會後東堂見征鎮長史  
司馬諸王國卿諸州別駕今若不能別見可前詣軒下使  
侍中宣問以審察方國于事爲便帝然之又詔渾錄尙書  
事渾所歷之職前後著稱及居台輔聲望日減元康七年  
卒時年七十五諡曰元長子尙早亾次子濟有傳

謹案目錄此下有周浚王濬唐彬三傳今闕

議曰濬旣克清建業渾亦獻捷橫江皆爲得儔渾其次也  
然語平吳之功武帝歸之羊太傅是已濬等特輸力而終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七  
之爾始用濬則祐也。著恩信則祐也。力請大舉以乘孫皓  
祐也。卒之杜預使濬不受節度以成破竹之勢而徑造建  
業濬乃自以為功而忘羊杜。渾又爭之過浮於功矣。君子  
哉。唐彬也。稱疾遲留。澹然無競。賢濬渾遠矣。近世曹武惠  
克金陵稱疾以全生聚。及振旅凱入以榜子見稱。奉敕江  
南幹事。回不矜而莫與爭功。豈彬之義有以激之歟。  
贊曰。九服兵爭。三方幅裂。昊天悔禍。蓋臣種德。龍驤虎渡。  
虛焰撲滅。宏我王統。六合始一。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七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八

元 郝 經 撰

列傳第七十五

列女

漢

宏農王妃 皇甫規妻 陰瑜妻 盛道妻

董祀妻

魏

龐娥親 姜敘母 趙昂妻 杜有道妻

曹文叔妻 羊耽妻 許允妻

吳

孫翊妻 張白妻

柔順女之德貞固女之節二者兼備婦道盡矣故坤之繇曰利牝馬之貞其傳曰柔順利貞坤至柔而動也剛夫婉婉而無不順執德而不改其操然後合乎坤德才智工巧容色不與焉是以詩稱靜女美其姜原注詩靜女衛國風毛萇傳曰女德貞靜而有法乃可說也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春秋書紀叔姬宋共姬原注春秋莊公十二年紀叔姬歸于鄆二十九年紀叔姬卒三十年葬紀叔姬紀而叔姬不歸宗國歸鄆以死故特備書以美之襄公三十年宋災伯姬卒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諡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與忠臣良見傳母不下堂傳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

士義夫孝子共垂竹帛光石潔玉皜然不朽漢成帝嬖趙

氏劉向集古賢女為列女傳進規致諷而班史不錄范蔚宗始錄於東京書而為之傳典策之制備矣有天地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兄弟君臣上下以錯禮義故咸恆為易下經之首書始降二女詩始二南禮本冠婚重倫類也一代之典昭示萬世可獨錄男而遺女德乎三國之際翻覆離合臣子道喪有婦人而不失節焉又可無書乎故復著列女篇國別為傳云

宏農王妃唐姬者潁川人也董卓既廢少帝為宏農王山東義兵起討卓卓懼乃置宏農王閣上使郎中令李儒進酖曰服此以辟惡王曰我無疾是欲殺我爾不肖飲疆飲之不得已乃與唐姬及宮人飲醢訣別酒行王悲歌曰天

道易兮我何艱棄萬乘兮退守藩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  
 將去汝兮適幽元因命唐姬起舞姬抗袖而歌曰皇天崩  
 兮后土頽身為帝兮命天摧死生異路兮從此乖奈我煢  
 獨兮心中哀因泣下嗚咽坐者皆歔歔王謂姬曰卿王者  
 妃勢不復為吏民妻自愛從此長辭矣遂飲藥而死時年  
 十八姬歸鄉里父會稽太守瑁欲嫁之姬誓不許及李傕  
 破長安遣兵鈔關東略得姬傕因欲妻之拒不從而終不  
 自名尚書賈詡知之以狀白獻帝帝聞感愴乃下詔迎姬  
 置園中使侍中持節拜為宏農王妃初平元年二月葬宏  
 農王於故中常侍趙忠成壙中諡曰懷王姬尋薨合葬焉  
 謹案目錄此下有皇甫規妻陰瑜妻盛道妻董祀

妻四傳今闕

龐娥親者

謹案陳志云涪母娥後漢書亦云字娥惟皇甫謐列女傳作娥親

酒泉表氏龐

子夏之妻西海太守涪之母祿福趙安

謹案列女傳作趙君安下同

之

女也安為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第三人皆欲復讐壽

淡以為備會歲疫三人者皆死壽聞大喜會宗族相慶云

趙氏強壯已盡惟有弱女不足復憂矣娥親子涪聞壽言

還以啟娥親娥親愴然隕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

與汝戴履天地為吾弟之羞也乃購利劔晝夜淬厲哀酸

泣血鄰婦徐氏諫止之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備衛

在身爾雖有志邂逅不敵則重受禍絕滅門戶痛辱益甚

矣願詳舉動娥親曰李壽不死安能視息世閒邪徐氏與

鄰里咸笑之娥親曰卿等笑我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要當以壽頸血汚此刀刃令汝輩見之娥親乃棄家事

乘帷車伺壽

謹案帷車本後漢書陳志作乘鹿車

白晝遇壽于都亭拔劔擊

壽并中壽馬馬逸壽墜地溝中娥親斫之中樹折劔壽猶未死瞋目大呼娥親拔壽所佩刀截壽頭持詣縣歸罪顏色不少變曰父仇已報請受戮祿福長壽陽尹嘉壯其孝烈卽解印綬去官縱娥親娥親曰讐塞身死妾之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典也敢貪生以枉王法乎擲壽頭請赴獄鄉人強載還家會赦得免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等共表上其事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宏農張奐以帛二十端禮之安定梁寬爲娥親作傳皇甫謐曰父母之仇不

與其天地男子之義也而娥親以女弱之微奮劔仇頸慰  
匹父之怨魂雪三弟之永恨近古以來未之有也詩曰修  
我戈矛與子同仇娥親之謂也

姜敘母者天水人敘字伯奕建安中馬超攻冀殺涼州刺  
史韋康州人莫不感憤敘爲撫夷將軍擁兵屯厯敘外弟  
楊阜故爲康從事同輩十餘人皆略屬超陰相結爲康報  
仇未有間會阜妻死辭超歸葬因過至厯候敘母說康被  
害及冀中之難相對泣良久舉室悲感敘母曰咄伯奕韋  
使君遇難豈一州之恥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汝無顧我  
事淹變生人誰不死死國忠義之大者但當速發我自爲  
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因敕敘與阜議分人傳語鄉里

尹奉趙昂及安定梁寬等令敘先舉兵叛超超怒必自來  
 擊敘寬等因從後閉門約誓以定敘遂進兵入鹵昂等守  
 祁山超聞果自出擊敘寬等從後閉冀門超失據過鹵敘  
 守鹵超進至厯厯中見超往以為敘軍還又傳聞超已奔  
 走漢中故厯無備及超入厯執敘母母罵超曰汝背父之  
 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  
 人乎超怒即殺敘母及其子燒城而去阜等以狀聞曹操  
 操嘉之手令褒揚曰姜敘之母勸敘早發明智乃爾雖楊  
 敞之妻蓋不過此賢哉賢哉良史紀錄必不墜於地矣原注  
 漢書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淫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  
 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  
 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更衣做夫人  
 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

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  
 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  
 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裴松之曰案謚稱敘為阜姑  
 子而本傳云敘為阜外兄與今名內外為不同謚謂姑  
 子即外兄弟也阜傳曰外  
 兄故更姑子曰外弟云  
 趙昂妻異者不知誰氏女也原注案皇甫謚列女傳趙昂  
 妻異者故益州刺史天水趙  
 偉璋妻王氏女也偉璋女則姓趙氏而妻昂則同  
 姓也此必有誤不可考故祇云不知誰氏女也昂為羌  
 道令畱異在西會同郡梁雙反攻破西城害異兩男異女  
 英年六歲獨與異在城中異見兩男已死又恐為雙所侵  
 引刀欲自刎顧英而歎曰身死爾棄當誰恃哉吾聞西施  
 蒙不潔則人皆掩鼻況我貌非西施乎乃以溷糞涅麻而  
 被之黻食瘠形自春至冬竟得免昂遣吏迎之未至三十  
 里止謂英曰婦人無符信保傳則不出房昭姜沈流伯姬

續後漢書卷之六  
待燒每壯其節今吾遭亂不能死將何以復見諸姑所以  
偷生惟憐汝爾今官舍已近吾去汝死矣遂飲藥慙絕英  
奔告昂昂以良劑灌之良久乃蘇建安中昂轉參軍事徙  
居冀會馬超攻冀異躬著布鞬佐昂守備又悉脫環佩首  
飾以賞戰士超攻益急城中饑困刺史韋康愍吏民傷殘  
欲與超和昂諫不聽歸以語異異曰君有爭臣大夫有專  
利焉知救兵不到關隴哉當共勉卒高勳全節致死不可  
從也比昂還康與超和超遂背約殺康又劫昂質其嫡子  
月於南鄭欲要昂以爲己用超妻楊聞異節行請與相見  
異欲信昂于超以濟其謀謂楊曰昔管仲入齊有九合之  
功由余適秦穆公成霸方今社稷初定治亂在人涼州士

馬乃可與中夏爭鋒不可不詳也楊淡感之以爲忠於己  
遂與異重相結歡超遂不疑昂良以爲己用也及昂與楊  
阜等結謀討超告異曰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奈月何異  
厲聲曰雪君父之恥喪元不足爲重況一子哉夫項橐顏  
淵豈復百年貴義存爾原注戰國策甘羅曰夫項橐生  
七歲而爲孔子師橐一作託昂  
遂閉門逐超超奔漢中從張魯得兵還異與昂保祁山爲  
超所圍三十日救兵到乃解超卒殺異子月自冀城之難  
至於祁山昂出九奇異輒參焉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也貞淑有識量年十三適杜  
氏十八而嫠居子植女韡竝孤藐誓不改節撫育二子教  
以禮度卒皆顯名傅元求韡爲繼室憲卽許之時元忤何

晏鄧颺晏等欲害之時人莫與爲婚及憲許元或曰何鄧  
執權必爲元害方排山壓卵以湯沃雪奈何憲曰晏等驕  
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虎睡爾吾恐卵破雪消行自及矣  
遂與元爲婚晏等尋爲懿所誅植後爲南安太守植從兄  
預爲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與預書曰諺云忍辱至三公  
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預後果爲儀同三公元  
前妻子咸年六歲嘗隨其繼母省憲憲謂咸曰汝千里駒  
也必當遠至以其妹之女妻之咸後果知名其識見如此  
年六十六歲卒

曹文叔妻令女者譙郡夏侯文寧之女也文叔曹爽之從  
弟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己乃斷髮以爲信

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卽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  
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彊迎令女  
歸時文寧爲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  
迺微使人諷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惟命許之是也家以  
爲信防之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臥  
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舉家驚惶或謂之曰  
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爾何至自苦迺爾且夫家夷滅  
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  
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尙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  
棄之司馬懿聞而嘉之聽使乞子字養爲曹氏後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魏侍中毘之女也聰明有才

鑒初魏文帝得立爲太子抱毘項謂之曰辛君知我喜不  
毘以告憲英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  
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  
昌乎弟敞爲大將軍曹爽參軍司馬懿將誅爽因其從魏  
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芝率府兵斬關赴爽呼敞同去  
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  
于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  
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屬以後事此言猶在朝  
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于王  
室不忠于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爽耳敞曰然則敞無  
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

或恤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也且爲人任爲人死親  
暱之職也汝從眾而已敞遂出懿果誅爽事定後敞歎曰  
吾不謀于姊幾不獲於義其後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  
耿從子祐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將爲滅蜀也憲英曰  
會在此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  
行請其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  
吾家矣琇固請於司馬昭昭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  
古之君子入則致孝于親出則致節于國在職思其所司  
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  
其唯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全歸祐嘗送錦被憲英  
嫌其華反而覆之其明鑒儉約如此泰始五年卒年七十

九其率又而對之其則聖俞味賦北泰賦正平平小十  
許允妻阮氏者不知誰氏女也貌醜而賢明有識鑒允始  
見愕然交禮畢無復入意阮遣婢覘之云有客姓桓阮曰  
是必桓範將勸使入也既而範果勸之允入須臾便起阮  
捉裾畱之允顧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阮曰新婦所乏  
惟容爾士有百行君有其幾允曰皆備阮曰士有百行以  
德爲首君好色而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雅相親  
重允爲吏部郎選郡守曹叡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  
阮謂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叡怒詰  
之允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叡前取事  
視之乃遣出望其衣敝曰清士遂有用之之意允之爲鎮

北也謂阮曰吾知免矣阮曰所謂禍在此何免之有及允  
死門生走告阮方機織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  
其二子阮曰無預諸兒事因移居墓所司馬師遣鍾會觀  
之若二子才德及允便當收之阮聞會來謂二子曰汝等  
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止  
便止不可多問朝事二子從之會反具以狀對卒免於禍  
教導二子後皆顯達於晉

吳孫翊妻徐氏者不知何許人初孫權殺吳郡太守盛憲  
憲故孝廉嬀覽戴員亾匿山中孫翊爲丹陽太守皆禮致  
之以覽爲大都督督兵員爲郡丞覽員常欲爲憲報仇會  
翊親近邊洪爲翊所困辱覽員因與洪謀殺翊諸縣令長

續後漢書卷之九  
九  
其謁翊翊將宴勞之徐氏頗知卜筮翊曰吾明日欲爲長  
吏作主人卿爲我卜之徐氏旣卜謂翊曰卦不能佳可須  
異日翊不從明日大會賓客翊出入常持刀宴罷送客而  
忘之洪遂殺翊走山中徐氏遣人追獲之覽員因殺洪入  
居軍府將軍孫河屯京城聞變馳赴宛陵覽員復殺之遣  
人迎揚州刺史劉馥令住歷陽以丹陽應之覽遂取翊諸  
侍妾又欲逼取徐氏徐氏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  
後聽命覽許之徐氏潛使所親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傅嬰  
等與其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二十餘人與  
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  
浴言笑懽悅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覘無復疑意徐氏

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徐氏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  
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卽就外殺員徐氏  
乃還縗經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聞亂從椒  
丘還至丹陽悉族誅覽員餘黨擢嬰高爲牙門其餘賞有  
差

張白妻者陸績女也績於鬱林生女故名曰鬱生適張溫  
弟白溫被罪白等皆廢徙鬱生亦當離婚京朝名門競欲  
娶之鬱生誓不更嫁奉溫姊妹三人攻苦跋涉節行益著  
溫中妹已適顧承而見錄奪官乃許嫁丁氏成婚有日飲  
藥而死鄉里并鬱生皆圖畫贊頌焉姚信表請褒述曰臣  
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教旌德擢異三王所先是以忠臣烈

士顯名國朝淑婦貞女表迹家閭蓋所以闡崇化業廣殖清風使有令性幽明俱著苟懷懿資士女同榮故王蠲建寒松之節而齊王表其里義姑立殊絕之操而魯侯高其門臣竊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鬱生履貞特之操立匪石之節年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白遭罹家禍遷死異郡鬱生抗聲昭節義形于色冠蓋交橫誓而不許奉白姊妹嶮巖之中蹈履水火志懷霜雪義心固於金石體信貫于神明送終以禮邦士慕則臣聞昭德以行顯行以爵苟非名爵則勸善不嚴故士之有誄魯人志其勇杞婦見書齊人哀其哭原注禮記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綬公曰未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

之有誄自此始也杞婦事見前乞蒙聖朝斟酌前訓上開天聰下垂坤

厚哀鬱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則皇風穆暢士女改視權不聽

議曰皇甫規之妻義概風節凜凜乎秋霜冽冰焉嶄嶄乎

折玉截鍊焉雖古之烈丈夫無以尙已龐涓之母以女弱

而手刃父仇孫翊之妻知能保身勇能討賊皆世所未有

也姜敘之母趙昂之妻以死徇義亦其亞也嚴辛阮之識

慮哲婦以成城者也唐姬之義不受辱終于宏農令女之

截耳斷鼻卒存曹氏與夫荀采之雉頸張氏之仰藥得柏

舟共姜自誓春秋叔姬歸鄫之義焉文姬之才辯不幸而

失身絕域然能傳父之業免夫之死有足稱者君子責備

以為失節過矣

贊曰婉婉淑女與士並列至柔動剛彤管煒節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八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九上

元郝經撰

列傳第七十六上

北狄

四夷總序

北狄

匈奴沮渠氏

劉氏赫連氏

石氏

上世眊俗敦一均為朴野相忘而不相競故無夷夏之分

大庭軒轅帝有中土法制漸備風俗與王化遠邇故鄙夷

與粹嫩別悍暴與仁柔異于是乎制五兵征蚩尤以扞遐

外唐虞之世投凶人于四裔以禦螭魅原注左氏傳帝鴻

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顛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

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禱杙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  
 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  
 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  
 寡不卹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於  
 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檇烈山澤疏川瀆驅龍蛇禽獸  
 杙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水原注孟子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  
 清滌土宇以居王民水橫流汎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  
 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  
 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  
 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畫為九州制為  
 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  
 五服界限區域以別內外約而不質以為要絕而不治以  
 為荒於是乎中國與外徼截然不相亂爰暨三后謹守內  
 分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四  
 海之內斷長補短僅得萬里務廣德不廣地外夷之地當  
 十倍于中國中國之德常百莧於外夷是以服柔而化所

不化遂為盛王其民不識蠻夷而驚獠不敢為病其或跳  
 跟則禦之朔方伐之太原懲之荆舒而已原注詩天子命  
 赫南仲獵狁于襄又曰薄伐獫狁至此二帝三王之世所  
 于太原又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此二帝三王之世所  
 以無邊塞之患也周德既衰荒服不至原注史記穆王將  
 諫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服賓服蠻夷要服  
 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  
 者王今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子必以不享征之吾  
 聞犬戎樹惇率舊德而終守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遂征  
 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犬戎逼周小雅盡廢中國始危原  
 歸自是荒服者不至越嶺海踰限界絕疆索敗王畧布  
 詩六月序小雅盡廢則越嶺海踰限界絕疆索敗王畧布  
 四夷交侵中國危矣越嶺海踰限界絕疆索敗王畧布  
 濩五服之內錯蹂畿甸之間阻谿谷間隙罅蜂蜚蟻結列  
 帳聯落秦晉燕齊之西北楚鄧吳越之東南者以百數與  
 盟會陵上國伐凡伯伐京師病燕侵齊伐晉滅溫滅衛無

復二帝三王之世原注春秋隱公二年公會戎于潛公及  
 邢文公八年公子遂會雜戎盟于暴宣公十一年狄人盟于  
 狄于攢函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莊公二十四  
 年戎侵曹三十二年狄伐邢閔公二年狄滅衛僖公八年  
 狄伐晉十年狄滅溫十三年侵衛十四年狄滅鄭僖公二十一年  
 齊人伐山戎以其病燕故也僖公十一年揚泉舉伊維  
 之遺澤所以為天下之大閑者猶在未與阻仇儲怨使必  
 致死於我也五伯又衰列國各務廣土晉滅赤狄潞氏獲  
 白狄子滅中山鮮虞虜鼓子鳶鞮滅陸渾之戎秦滅義渠  
 并西戎趙為胡服破林胡樓煩燕破東胡于是匈奴始盛  
 與中國為仇秦并天下廢井田開阡陌夷畎澮溝洫壞先  
 王疆理盡為平原曠野無以限其侵軼秋高馬肥長驅而

入。鯉。沛。鵲。散。震。駭。障。塞。始。皇。怒。而。大。舉。擊。之。塹。山。堙。谷。築。  
 長。城。萬。餘。里。以。限。絕。之。胡。人。不。敢。南。下。牧。馬。而。怨。仇。益。淡。

矣原注春秋宣公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

歸師滅陸渾之戎左氏傳僖公三十二年晉侯敗狄于

箕卻缺獲白狄子昭公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克鼓

以鼓子鳶鞮歸史記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與師伐

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維邑當是之時秦晉為

強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國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

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于秦故自隴以西有綿諸緄

戎翟獯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各分散居

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皆莫能相一自

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朝晉後百

賣後漢書卷之九

三

宜稼堂叢書

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  
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  
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  
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  
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  
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  
三國邊于匈奴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  
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  
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  
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  
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當是之時東胡強  
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  
蒙恬死諸侯叛秦中國擾亂諸侯所徙適戍邊者皆漢興  
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于故塞漢興  
匈奴圍高皇帝於平城而漢復怨胡原注自此外夷諸事  
自漢至晉五胡各見  
後本以中國新去湯火欲喚休之乃用婁敬和親策姑為  
撫慰孝惠呂后時益嫚蔑不忌數入塞為寇孝文始為備  
禦計而孝武憤然小中國無復蒙恥奉幣之事大興師徒

將衛霍而獵獮之劇王庭空漠北封狼居胥禪于姑衍以  
臨瀚海快心於狼望之北而猶未已乃大開西域三十六  
國以斷匈奴右臂而鄯善安息月氏大宛康居皆入屬國  
復通巴蜀西南諸夷而滇王夜郎入朝勦并南粵為儋耳  
珠厓等郡徙甌粵之民於江淮之間定朝鮮為樂浪元菟  
等郡地過三代數倍而民不逮夫十之一焉土雖廣而德  
不足終不能制其侵軼孝宣愛民致理匈奴內亂五單于  
爭立呼韓邪款塞入朝而羌戎起於西陲趙充國以歲月  
弭之故終西漢之世不復揚塵偽莽挑亂嚴尤為三策五  
難而不用北鄙再聳光武中興遂連彭寵立盧芳侵擾幽  
冀其後內亂分為南北竇憲窮討復空其庭陰山無人漢

道克昌而羌戎復擾關中段熲張奐之徒梟夷降附麤定  
一時建安末烏桓鮮卑始盛曹操誅蹋頓王雄刺軻比能  
而二寇衰及中國析裂諸葛亮渡瀘深入討雍闓擒孟獲  
南土心服而不復叛孫氏撫有交趾閩粵而無蠻禍故終  
三國之世邊徼不警二漢刑清政簡寬仁之治四百餘年  
中國之餘威遺烈猶振而未亾也然而當呼韓邪之衰潛  
阻塞下與漢民錯居南單于之降令入塞居漠南後復聽  
其部落散居六郡分爲五部戶各數萬遍滿并土趙充國  
討先零遷之內地馬援守隴西遷煎當羌於關中居馮翊  
河東曹操令夏侯淵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  
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母丘儉征遼東徙高句驪餘種於滎

陽時中國多故彼皆新附蹒跚單寡勢猶未張及晉混一  
區夏綱紀不立浮侈苟且崇尚虛無風俗大壞家道日乖  
骨肉相殘諸部皆謂晉室可取而代一旦羣起并吞割據  
於是氐人爲成爲秦匈奴人爲漢爲趙羯人爲後趙羌人  
爲後秦鮮卑又爲五燕諸種人爲五涼無復二漢之世而  
禍亂滋熾矣皆植根于漢滋蔓于三國而昌熾于晉是孰  
使之然哉中國之德衰而尙力故也盍修德以安中國乎  
苟吾德化無不漸被慕義而進則引而進之亂則定之弱  
則撫之危則安之涵浸以仁恩使常足厭仰嚮如天地之  
無不覆燭無不持載如日月之無不照臨則華夏蠻貊罔  
不率俾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矣大哉二帝三王禦戎之道

乎初司馬遷傳匈奴兩越朝鮮西南夷大宛班固復傳西域至范氏又傳東夷南蠻西羌匈奴烏桓鮮卑并西域西南夷謂之六夷陳壽三國志祇傳烏桓鮮卑東夷而已案王制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又曰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并中國謂之五方故詩書所稱自中夏外謂之四夷九州之外四海之表蠻夷戎狄不啻百數各設居方別生分類祇四焉耳故別外夷為四夷傳匈奴烏桓鮮卑為北狄夫餘高句驪韓倭等為東夷戎羌氏西域為西戎蠻西南夷為南蠻其行事前史載之備矣故

不復詳掇其盛衰大端推本中國治亂之所自與後世失禦戎之道者著於篇

北狄者幽營并涼塞外諸狄也其種落尙矣自蚩尤亂九

黎與黃帝戰於涿鹿之野黃帝禽蚩尤其兄弟八十餘人

散入北土或號山戎或號獯粥世雄朔易舜流共工於幽

州其族類亦入葷粥夏后氏之裔曰淳維夏亾而亦入狄

為君長即匈奴之先也原注史記索隱張晏曰淳維時奔北邊又樂彥括地譜云夏桀無道

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眾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曰殷時獯粥改曰匈奴又晉灼云堯時葷粥周

曰獯粥秦曰匈奴韋昭曰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則淳維是其始祖蓋與夏道之衰后稷子孫不啻原注竹失其官

獯粥是一也

守變於戎狄公劉自狄入於豳其後狄攻太王太王遂走

岐山下作周

原注史記舜封后稷于郃子不窋失其官奔戎狄徙漆沮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八世至太王獫狁戎狄攻之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

舉國從之而周始大獫狁始盛西伯抑逐之

原注詩采薇序曰文王之

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其詩曰靡室靡家獫狁之故不遑啟居獫狁之故又縣曰混夷駉矣維其喙矣

既周公兼夷狄而中國無狄難者數百年厲王政衰狄始

內侵於是宣王北伐熾我是用急獫狁匪茹整居焦穫侵

於涇陽

自周之東狄遂雜處齊晉燕衛之郊別為赤狄

白狄長狄山戎大為諸侯害至於滅衛盟齊侵晉伐王室

出天子五伯迭興攘斥擯外晉主夏盟擊虜并滅狄少衰焉自戰國兵爭不恤遐外匈奴乘之始大駸駸南牧燕趙

秦代各築長城乘保障以禦之於是匈奴開王庭稱單于

秦代各築長城乘保障以禦之於是匈奴開王庭稱單于

渡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盡有朔漠之地斗入西北萬餘

里冒原注音墨頓射殺其父頭曼單于自立為單于原注

頭曼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

欲廢冒頓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

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乃作偽鳴鏑習勒其騎射

命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禽獸有不射鳴鏑

所射者輒殺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

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

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

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

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滅東胡王虜其

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

民眾畜產西擊走月氏

原注音支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越故

塞至朝那虜施控弦之士三十餘萬盡服從北方而與諸

夏為敵國自唐虞三代以來匈奴最大自匈奴之大而冒

頓莫強焉。冒頓姓孛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始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原注：服虔曰：音鹿蠡。音離。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原注：裴駰曰：骨都，異姓大臣。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原注：史記裴駰注：呼衍氏須卜氏常與單于蘭姓。今亦有之。裴駰曰：須卜氏主獄訟。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濊貊。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

二十四長亦各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原注：顏師古曰：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各有地分。以左右手為次圍獵戰陣。各相縣比。皆如分地。不易。其次謂把手。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人畜計。原注：史記索隱：鄭氏云：蹕林地名也。晉灼曰：李陵與蘇武書云：相競趨蹕林。則服虔說是也。又韋昭音多藍反。案李牧傳：大破匈奴滅襜褕。此字與韋昭音頗同。然林襜聲相近。或以林為襜。漢書服虔曰：蹕音帶。匈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顏師古曰：蹕者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眾騎馳繞。其法拔刃尺者死。三周。迺止。此其遺法。計者人畜之數。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罪小者軋。原注：史記索隱：軋鳥八反。如說文云：軋軋也。顏師古曰：軋者謂軋軋其骨節。若今之厭蹠也。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路有遺物。腐不敢取。單于朝出營拜



吉凶俗貴壯健賤老弱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妻其妻主死而無子及親族者奴即有其家戰而扶輦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尤畏雷霆馬牛羊震則舉羣棄之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裳而不封樹則馳馬踐其上又周馳其旁不可復識而後已喪制不以尊卑見新月從吉始死號哭眾以酒酪飲之謂之添淚殺馬牛羊祭而食之焚其骨謂之燒飯所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婦事夫如事舅姑醢酪羶毳皮革車服器用皆婦人爲之男子朝出婦人爲捉馬加鞍勒執弓矢騎去而反行則在軍中主營落輜重畜牧不妒而甘服勤勞故男女皆自食力生長於兵無單家而眾以強後冒頓又北服渾

窳屈射丁零隔昆龍新犁之國原注魏略匈奴北有渾窳國在匈奴北

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爲賢漢初定天下而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因引兵南踰句注

攻太原至晉陽下高祖自將擊之會大雨雪士卒墮指什二三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祖於白登七日騎四面各如方色東盡驪北盡驪南盡騂西盡白古所未有也

高祖窘使使間厚賂閼氏因用陳平祕計解一角直出使婁敬結和親之約各引兵歸漢乃奉宗室女公主爲單于

閼氏歲奉絮繒酒食等物約爲兄弟孝惠高后時冒頓遺漢嫚書漢不與較復厚遺之

原注漢書高后時冒頓遺高后曰孤僨之君生于沮澤之中長于平野馬牛之域數至邊境願游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

賣後漢書卷之九十一 宜稼堂叢書

易其冒頓益驕孝文即位復修和親而寇暴不已冒頓死  
 所無子老上單于立景帝亦復和親原注漢書單于遺漢書曰  
 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  
 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與漢吏相拒  
 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和鄰國不附今以福吏卒良馬力  
 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擊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  
 故罰右賢王使西求月氏擊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  
 強以滅夷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  
 二以十六國皆以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  
 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  
 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  
 也故使郎中係零淺奉書請獻橐駝一匹騎馬二匹駕二  
 駟以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  
 卿皆曰單于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遺匈奴書  
 可居也敬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遺匈奴書  
 曰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  
 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之賢兄弟  
 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

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平樂朕甚嘉  
 之此古聖王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  
 厚倍約離兄弟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  
 單于勿淡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  
 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裕  
 綺衣繡裕長襦錦裕袍各一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  
 胥紕一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緋綠繒各四匹使中大夫  
 于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  
 說傅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中  
 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中  
 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初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  
 衣食異無印於漢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所以強之者以  
 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絮綸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  
 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得漢絮綸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  
 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眾畜牧  
 漢遺單于書以尺一牘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  
 所以遺物及言語云中行說令單于以尺二牘及印封  
 皆令廣長大倨驚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  
 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及言語云中行說令單于以尺  
 上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印虜人冬老  
 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帝

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  
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甯侯魏遼為  
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屯三郡上親勞軍勒  
兵申教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  
上乃止於是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內史  
欒布皆為將軍擊匈奴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  
即還不能有所殺後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  
入雲中所殺掠甚眾烽火通于甘泉長安以中大夫令免  
為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將軍張  
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棘門以備胡景帝  
立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約至  
孝武憤中國制於匈奴議擊滅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  
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仇春秋  
大之乃命韓安國公孫敖公孫賀衛青霍去病李廣等為  
將舉中國騎士連年出塞輒斬首虜亦為匈奴所殺傷相  
當前後三十餘年匈奴衰敗幕南無王庭而中國以困敝

高惠文景之畜積耗蠹盡矣

原注漢書元光二年用大行

將軍衛青出上谷得胡首虜七百人元朔元年衛青將三  
萬騎出雁門斬首虜數千二年衛青等出雲中得胡首虜  
數千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五年衛青等將十餘萬  
人擊匈奴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  
十百萬以青為大將軍諸將皆屬焉六年霍去病再從大  
將軍擊匈奴父行籍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封去  
病為冠軍侯元狩二年以去病為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  
西擊匈奴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殺折蘭  
王斬盧侯王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獲首虜八千九百  
餘級收休屠王祭天金人夏去病復出北地深入二千餘  
里踰居延過小月氏至祈連山得單桓酋塗王及相國都  
尉以眾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千餘級獲裨小王  
七十餘人四年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青  
出定襄千餘里圍單于斬首虜萬九千餘級驃騎出代二千  
餘里絕大幕直左方兵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  
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鹵  
獲七萬四八百三級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渡  
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渡  
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

稍蠶食匈奴以北然以馬宣帝時呼韓邪單于立匈奴大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亂折并分裂日逐王薄胥堂自立為屠耆單于呼揭王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奧韃王自立為車犁單于烏籍都尉自立為烏籍單于號五單于部眾各萬人或二萬人轉相攻擊甘露元年左伊秩訾王勸呼韓邪單于稱臣入朝事漢二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寵以殊禮位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盪綬玉具劔弓矢棨戟車馬衣被等物禮畢就邸留月餘遣歸國明年復入朝竟寧元年復入朝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下人

民其後歷成哀世屢入朝徼塞寧謐及王莽篡立更奪單于璽分匈奴為十五單于誘呼韓邪諸子脅拜右犁汗王咸為孝單于咸子助為順單于於是匈奴復叛漢分遣諸部入塞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雁門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莽欲立威振耀荒外議發三十萬眾十道竝出窮討匈奴嚴九陳三策五難莽不聽於是與之構難吏士疲弊暴骨滿野北邊復虛耗原注漢書怙府庫之富欲立威迺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于邊議滿三十萬眾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竝出窮追匈奴內之于丁令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九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宣王時獫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猶蠱蟲之螫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

將練兵約齋輕糧淡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  
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  
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  
里轉輸之行起于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  
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  
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  
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  
可用此一年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  
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  
勝牛又當自齋糧加二百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  
往事探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  
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齋補鑊薪炭  
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以前世  
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  
則輜重如少不得疾行虜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  
累輜重如少不得疾行虜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  
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  
先至者令臣尤等淡入靈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聽漢  
兵誅莽更始遣使授若鞮單于與漢舊制璽綬及侯王以  
下印綬不受原注匈奴謂孝為若鞮自呼韓邪單于降後  
與漢親密見漢帝諡為孝慕之至其子復珠

累單于以下皆稱若鞮南單于比以下直稱鞮光武建武六年遣歸德侯劉諷使

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遣中郎將韓統報命而單于

與驕踞自比冒頓光武勿責也二十二年單于與死子左

賢王烏達鞮侯立為單于復死弟右賢王蒲奴立為單于

而匈奴中連歲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死耗蒲

奴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求和親漢遣中郎將李茂報

命而呼韓邪單于之孫莫鞮日逐王比叛蒲奴單于二十

四年春比所主八部大人共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五原

塞願為蕃蔽捍禦北方自是匈奴始分為南北單于二十

五年春南單于大破北單于卻地千里漢遣使立其庭去

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又聽南單于入居雲中列置諸部王

爲漢捍戍且爲郡縣偵羅耳目北單于惶怖頗還所略漢人以示善意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求和親漢乃璽書報荅不遣使而兩單于咸事漢矣永平中北匈奴復入五原塞遂寇雲中南匈奴單于比死數更立單于無何輒死於是北匈奴復盛數寇邊漢患之會北匈奴遣使求和親明帝乃遣越騎司馬鄭眾使北報命南匈奴聞之內懷嫌怨旣而北匈奴復入寇鈔焚燒城邑殺略吏民十六年乃大發兵遣將四道出塞征北匈奴南單于遣左賢王信將兵助漢北寇悉渡漠去章帝建初八年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眾四萬牛羊十餘萬款五原塞降元和二年北匈奴大人車利詠兵等七十三輩亾來入塞時北

匈奴衰耗部黨離叛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去章和元年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北庭大亂屈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和帝卽位南匈奴單于上書請討滅北匈奴永元元年遣征西將軍耿秉車騎將軍竇憲率南單于擊北匈奴大破之首虜二十餘萬人

原注後漢書和帝永元元年夏六月竇憲耿秉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出柰陽塞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南匈奴精兵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鞬海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獲生口甚眾雜畜百餘萬頭諸禪小王率眾降者前後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憲秉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

南單于復請遂滅北庭遣左谷蠡王師子等

將左右部八千騎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出雞鹿塞西繞天山圍北單于單于被創遁走獲其閼氏首虜萬餘三年北單于復爲左校尉耿夔所破逃亾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止蒲類海上遣使款塞竇憲上書請立爲單于遂遣使授璽綬如南單于故事會竇憲誅叛還中郎將任尙追斬之破滅其眾永元中南匈奴亂十六年北單于遣使貢獻求和親厚加賞賜不荅其使永初四年南匈奴叛漢寇常山中山度遼將軍梁慄遼東太守耿夔擊破之復遣使請降自是南北二敵叛服不常而烏桓鮮卑日盛從漢征討而二敵稍衰矣靈帝熹平元年單于車兒死屠特若尸逐就單于立六年單于與中郎

將臧旻出雁門擊鮮卑檀石槐大敗而還光和元年單于死子單于呼徵立二年中郎將張修與單于不相能修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羌渠爲單于秋七月修坐不先請擅誅殺檻車徵詣廷尉抵罪死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反率鮮卑寇邊詔發南匈奴兵從幽州牧劉虞討之單于羌渠遣左賢王將騎詣虞國人恐單于聽漢發兵無已五年右部醯落與休屠各胡白馬銅等十餘萬人反攻殺單于羌渠立其子右賢王於扶羅爲持至尸逐侯單于國人殺其父者叛立須卜骨都侯爲單于而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寇河內諸郡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傷敗復欲歸國國人不

受乃止河東須卜骨都侯單于死而南庭遂虛其位以老  
王行國事獻帝初平二年南單于劫張楊以叛袁紹屯於  
黎陽三年春曹操擊匈奴於扶羅於內黃破之興平二年  
單于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以被逐不得歸國居於平陽  
數爲鮮卑所鈔建安元年獻帝自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  
與白波賊帥韓暹等侍衛乘輿拒擊李傕郭汜帝還雒陽  
又遷許都然後歸國七年單于與郭援共攻河東十一年  
曹操擊并州刺史高幹幹自入匈奴求救單于不受操遂  
斬幹以梁習領并州刺史習誘諭招納單于與其名王恭  
順服事初南匈奴久居塞內與編戶不同不輸貢賦議者  
恐其戶口滋蔓浸難禁制宜豫爲之防二十一年秋七月

南單于呼廚泉朝曹操于鄴操因畱之使右賢王去卑監  
其國歲給單于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傳襲其號分其眾  
爲五部部立中貴者爲帥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尋改帥  
爲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萬餘落居太原故茲氏縣右部  
都尉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尉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  
部都尉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六千餘落居大陵  
縣部眾雖分皆各畱家于晉陽汾澗之濱俗漸同諸華矣  
曹丕黃初元年更授呼廚泉魏璽綬賜青蓋車乘輿寶劍  
玉玦晉武帝篡代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  
降居之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河  
西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大抵皆狄人泰始七年單于

猛叛屯孔邪城武帝遣婁侯何植持節討之植以猛眾凶  
悍未易擒制乃誘猛左部督李恪殺猛於是匈奴震服積  
年不敢復叛其後稍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爲邊患侍御史  
河西郭欽上疏曰戎狄強獷歷古爲害魏初人寡西北諸  
郡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  
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  
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  
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于平陽已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  
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漸徙平陽宏農魏郡京兆上  
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策也  
帝不納太康五年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萬餘口降

七年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種類十萬餘口詣  
雍州刺史扶風王駿降明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  
復率種落萬餘降皆居之西北諸郡于是其種類有屠各  
鮮支寇頭烏譚赤勒捍蛭黑狼赤沙鬱鞞萎莎秃童勃蔑  
羌渠賀賴鍾跋大樓雍屈真樹力羯凡十九種皆有部落  
不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爲單于統領諸種其國人綦  
母氏勒氏最勇健好叛平吳之役騎督綦母倪原注胡  
典反邪  
有功遷赤沙都尉惠帝元康中匈奴郝散攻上黨殺長吏  
入上郡明年郝散弟度元又率馮翊北地羌胡攻破郡縣  
旣而晉室內亂諸部益盛不可復制矣

謹案匈奴傳採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晉書次第

刪節成篇劉氏以下四傳有目無書劉氏前趙也  
石氏後趙也沮渠氏北涼也赫連氏夏也皆具于  
晉書載記未知郝經此書若何節採耳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九上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九下

列傳第七十六下

北狄

烏桓

鮮卑

慕容氏

段氏

吐谷渾氏

秃髮

拓跋氏

宇文氏

烏桓者有熊氏之裔也本北夷居于漠南周衰淫演幽營  
之間以西有林胡樓煩故號東胡漢初匈奴冒頓強大并  
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為號從是臣伏匈奴漢武帝  
使霍去病擊破匈奴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  
五郡塞外其大人歲一朝置護烏桓校尉持節以領之其  
後漸强盛每與匈奴連兵入寇叛服不常至靈帝初烏桓

元郝經單譔

大人上谷有難樓者眾九千餘落遼西有丘力居者眾五千餘落各稱王而遼東屬國烏桓大人蘇僕延眾千餘落自稱峭原注七王右北平烏桓大人烏延眾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皆有計策勇健中山太守張純叛入丘力居眾中自號彌天安定王爲三郡烏桓帥寇略青徐幽冀四州殺略吏民靈帝以劉虞爲幽州牧募胡斬純首北州遂寧後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小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總攝三王部眾皆從其號令袁紹與公孫瓚連戰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助擊瓚破之紹承制賜蹋頓難樓謹案難樓沿陳志脫樓字今據後漢書補峭王汗魯王印綬皆以爲單于皆安車華蓋羽旄黃屋左纛版文曰使持節大將軍督幽青并領冀

州牧邠鄉侯紹承制詔遼東屬國率眾王頌下烏桓遼西率眾王蹋頓右北平率眾王汗盧維乃祖慕義遷善謹案乃祖

志注作乃相誤

款塞內附北捍獫狁東拒濊貊世守北陲爲百姓

保障雖時侵犯王略命將徂征厥罪率不旋時悔愆改變方之外夷最爲謹案陳志作最又聰慧始有千夫長百夫長以相

統領用能悉乃心克有勳力于國家稍受王侯之命自我王家多故公孫瓚作難殘夷厥土之君以侮天慢主是以四方之士竝執干戈以衛社稷三王奮氣裔土忿姦憂國控弦與漢兵爲表裏誠甚忠孝朝所嘉焉然而虎兕長蛇相隨塞路王官爵命否而不聞夫有勳不賞俾勤者怠今遣行謁者楊林齎單于璽綬車服以對爾勞其各綏靜部

落教以謹慎無使作凶作慝世復爾祀位長爲百蠻長厥  
有咎有不臧者泯于爾祿而喪於乃庸可不勉乎烏桓單  
于都護部眾左右單于受其節度他如故事以家人子爲  
己女妻焉樓班大峭王率其部眾奉樓班爲單于蹋頓爲  
王然蹋頓多畫計策廣陽閻柔少沒烏桓鮮卑中爲其種  
所歸信柔乃因鮮卑眾殺烏桓校尉邢舉代之紹因寵慰  
柔以安北邊後袁尙敗奔蹋頓憑仗其兵力復圖冀州會  
曹操平河北柔帥鮮卑烏桓歸附遂因以柔爲校尉猶持  
漢使節治廣甯如舊建安十二年操自征蹋頓于柳城潛  
軍詭道未至百餘里敵乃覺尙與蹋頓將眾逆戰于凡城  
土馬甚盛操登高望敵陳抑軍未進

謹案抑軍陳志作柳軍誤觀其小

逆當逆之誤

動乃擊破其眾臨陣斬蹋頓首死者被野速附桓樓班烏  
延等走遼東遼東悉斬傳送其首其餘遺逆皆降及幽州  
并州柔所統烏桓萬餘落悉徙其族居中國帥其侯王大  
人種眾與征伐由是三郡烏桓爲天下驍騎操還至易水  
代郡烏桓行單于普富盧上郡烏桓行單于那樓將其名  
王來賀二十一年普富盧復與其侯王來朝是歲代郡烏  
桓三大人皆稱單于恃力驕恣太守不能治曹操以丞相  
倉曹屬裴潛爲太守欲授以精兵潛曰單于自知放橫日  
久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不見憚宜以計圖之遂  
單車之郡潛撫以恩威單于驚服二十三年代郡上谷烏  
桓無臣氏等叛操遣其子彰擊破之曹叡景初元年幽州

刺史母丘儉討遼東右北平烏桓單于寇婁敦遼西烏桓  
 都督率眾王護留等昔隨袁尙奔遼東聞儉軍至率眾五  
 千餘人降寇婁敦遣弟阿羅獎等朝貢于魏封其渠帥三  
 十餘人為王賜輿馬繒采各有差原注陳志烏桓鮮卑傳  
 獾狁孔熾久矣其為中國患也秦漢以來匈奴久為邊害  
 孝武雖外事四夷東平兩越朝鮮西討貳師大宛開印笮  
 夜郎之道然皆在荒服之外不能為中國輕重而匈奴最  
 逼于諸夏胡騎南侵則三邊受敵是以屢遣衛霍之將淡  
 入北伐窮追單于奪其饒衍之地後遂保塞稱藩世以衰  
 弱建安中呼廚泉南單于入朝遂留內侍使右賢王撫其  
 國而匈奴折節過于漢舊然烏桓鮮卑稍更強盛亦因漢  
 末之亂中國多事不遑外討故得擅漠南之地寇暴城邑  
 殺略人民北邊仍受其困會袁紹兼河北乃撫有三郡烏  
 桓寵其名王而收其精騎其後向熙又逃于蹋頓蹋頓又  
 驍武邊長老皆比之冒頓恃其阻遠敢受命以雄百蠻  
 太祖潛師北伐出其不意一戰而定之夷狄懾服威振朔  
 土遂引烏桓之眾服從征討而邊民得用安息後鮮卑大  
 人軻比能復制御羣狄盡收匈奴故地自雲中五原以東

抵遼水皆為鮮卑庭數犯塞寇邊并幽苦之田豫有馬城  
 之圍畢軌有陘北之敗青龍中帝乃聽王雄遣劍客刺之  
 然後種落離散互相侵伐強者遠遁弱者請服由是邊陲  
 差安漠南少事雖時頗鈔盜不能復相扇動矣烏桓鮮卑  
 即古所謂東胡也其習俗前事譔漢記者已錄而  
 載之矣故但舉漢末魏初以來以備四夷之變云  
 鮮卑步度根既立謹案陳志鮮卑傳亦從步度根既立  
 稍衰弱中兄扶羅韓亦別擁眾數萬為大人中平三年寇  
 幽并二州建安中曹操定幽州步度根與軻比能等因烏  
 桓校尉閻柔上貢獻後代郡烏桓能臣氏等叛求屬扶羅  
 韓扶羅韓將萬餘騎迎之到桑乾氏等議以為扶羅韓部  
 威禁寬緩恐不見濟更遣人呼軻比能比能即將萬餘騎  
 到當共盟誓比能便於會上殺扶羅韓扶羅韓子泄歸泥  
 及部眾悉屬比能比能自以殺歸泥父特善遇之步度根

由是怨比能曹丕立田豫爲烏桓校尉持節并護鮮卑屯  
昌平步度根遣使獻馬丕拜爲王後數與軻比能更相攻  
擊步度根部眾稍寡弱將其眾萬餘落保太原雁門郡步  
度根乃使人招呼泄歸泥曰汝父爲比能所殺不念報仇  
又屬怨家今雖厚待汝是欲殺汝計也不如還我我與汝  
是骨肉至親豈與仇等由是歸泥將其部落逃歸步度根  
比能追之弗及至黃初五年步度根詣魏貢獻厚加賞賜  
是後守邊不爲寇害而軻比能眾遂強盛曹叡立欲綏和  
戎狄以息征伐羈縻兩部而已至青龍元年比能誘步度  
根溪結和親於是步度根將泄歸泥及部眾悉保比能寇  
鈔并州殺略吏民叡遣驍騎將軍秦朗征之歸泥叛比能

將其部眾降拜歸義王賜幢麾曲蓋鼓吹居并州如故步  
度根爲比能所殺軻比能者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  
端不貪財物眾推以爲大人由是威制餘部最爲強盛自  
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爲鮮卑庭與素利彌加割地統  
御各有分界軻比能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  
亾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眾擬則  
中國出入弋獵建立旌旄以鼓節爲進退建安中因閭柔  
上貢獻曹操西征關中田銀反河間比能將三千餘騎隨  
柔擊破銀後代郡烏桓反比能復助爲寇害曹操以鄢陵  
侯彰爲驍騎將軍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後復通貢獻  
延康初比能遣使獻馬曹丕立比能爲附義王黃初二年

比能出諸魏人在鮮卑者五百餘家還居代郡明年比能帥部落大人小子代郡烏桓修武盧等三千餘騎驅牛馬七萬餘口交市遣魏人千餘家居上谷後與東部鮮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爭鬪更相攻擊田豫和合使不得相侵五年比能復擊素利豫帥輕騎徑進犄其後比能使別小帥瑣奴拒豫豫擊走之由是懷貳數爲寇鈔幽并苦之六年并州刺史梁習擊破比能比能乃與輔國將軍鮮于輔書曰夷狄不識文字故校尉閻柔保我於天子我與素利爲仇往年攻擊之而田校尉助素利我臨陳使瑣奴往聞使君來即便引軍退步度根數數鈔盜又殺我弟而誣我以鈔盜我等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天子印綬牛

馬尙知美水草況有人心邪將軍當保明我于天子輔得書以聞丕復使豫招納安慰比能眾遂強盛控弦十餘萬每鈔略得財物均平分付一決目前終無所私故得眾死力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曹叡太和二年豫遣譯夏舍詣比能女壻鬱築鞬部舍爲鞬所殺其秋豫將西部鮮卑蒲頭泄歸泥出塞討鬱築鞬大破之還至馬城比能自將三萬騎圍豫七日上谷太守閻志柔之弟也素爲鮮卑所信志往解喻即解圍去後幽州刺史王雄并領校尉撫以恩信比能數款塞詣州奉貢獻五年比能率丁零大人兒禪詣州貢名馬復置護匈奴中郎將青龍元年比能誘納步度根使叛并州與結和親自勒萬騎

迎其累重于陘北并州刺史畢軌表軌出軍以外威比能  
內鎮步度根叡省表曰步度根爲比能所誘有自疑心今  
輒出軍適使二部驚合爲一何所威鎮乎促敕軌已出軍  
者慎勿越塞過句注也比詔書到軌已進軍屯陰館遣將  
軍蘇尙董弼追鮮卑比能遣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部落  
與尙弼相遇戰於樓煩臨陳殺尙弼步度根部落皆叛出  
塞與比能合寇邊遣驍騎將軍秦朗將中軍討之乃走漠  
北九月安定保塞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職等叛司馬懿遣  
將軍胡遵等追討破降之冬十月步度根部落大夫戴胡  
阿狼泥等詣并州降朗引軍還三年雄遣勇士韓龍刺殺  
比能其種落遂衰初比能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爲大人在

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爲邊患然其種衆多於  
比能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通市曹操皆表寵以爲王厥  
機死又立其子沙末汗爲親漢王延康初又各遣使獻馬  
曹丕立素利彌加爲歸義王素利與比能相攻擊太和二  
年素利死子小以弟成律歸爲王代攝其衆正始五年鮮  
卑內附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自是部衆分散有  
慕容氏乞伏氏秃髮氏拓跋氏宇文氏云

謹案目錄此下闕慕容氏以下七傳又通卷議贊  
俱闕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九下

期關

幕容丑子升丑齊梁丑升丑周丑宇文丑云

卑內州留遼東國立昌黎縣以郡之自景祐郡衣藉休  
平秦師天下小以秦如韓趙王升郡其郡五欲正平  
曹丕立秦以兩賦為諸王秦師與北指林文樂太師  
蘇飛又文其子也宋平為縣王或東師父谷豐夷魏  
北師戰交中因國案七百歲市曹然青妻以高王  
激西古本平然得塞水首發師不武然思然其動界之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上

列傳第七十七上

西戎

元 郝 經 譔

羌 赤亭羌 湟中月氏胡氏 白馬氏 仇池氏 略陽氏 李氏 符氏 呂氏

西戎者雍涼梁益之西并西域諸羌戎也其種類尚矣當  
堯之時縉雲氏有不才子為諸侯國于江南洞庭彭蠡之  
間南嶽之下號為三苗貪於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  
可盈厭聚斂積實不可紀極不念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  
民謂之饕餮舜相堯使禹征之三旬弗克禹乃班師振旅  
舞干羽修文德而苗民始服遂流四凶族竄三苗於三危

金城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于析支至于河首縣地干里禹別九州雍州之域析支渠按西戎即敘于是諸戎種落復被饕餮之俗生聚曼衍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入獫狁善車師諸國種類繁熾不立君臣無相長一疆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鈔暴以力為雄長於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觸突以戰死為吉病終為不祥堪耐寒苦同于禽獸雖婦人產子亦不避風雪堅剛勇鷲鍾西方金行之氣焉夏太康失國吠夷背叛原注史記索隱韋昭云春秋以為犬戎案吠音犬小顏云即昆夷也山海經云皇帝生苗苗生龍龍生融融生吾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白生犬犬有牝牡是為犬戎說文云赤狄本犬種字從犬又山海經云有人人面獸身名犬夷賈逵云犬夷戎之別種也謹案今山海經本作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弄一作卞后相征之

七年乃服至於后泄始加爵命后桀之亂吠夷入居邠岐之間成湯伐夏攘而出之殷道中微西戎復叛武丁征之

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及武乙暴虐

犬戎入寇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翟王二十原注竹書紀年武乙三十年

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太丁之時王季復伐燕京之戎大敗

周師原注竹書紀年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

戎於是太丁命季歷為牧師原注竹書紀年太丁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命周王

季為殷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原注竹書紀年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

戎克之十一年周人伐其後西伯逐昆夷率西戎征殷之

叛國以事紂武王伐紂羌鬃會之穆王時戎不修貢乃征

犬戎獲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遂遷戎於太原荒服

不至夷王政衰乃命虢公伐太原之戎厲王無道戎乃入  
犬丘殺秦仲之族宣王命秦仲伐戎爲戎所殺又遣兵伐  
太原戎不克又伐條戎王師敗績戎人遂滅姜侯之邑王  
伐申戎破之幽王卽位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死  
焉其年戎圍犬丘虜秦襄公之兄伯父及王廢申后而立  
褒姒申侯與犬戎攻周殺王驪山平王乃東遷雒邑鄭武  
公晉文侯秦襄公攻戎救周戎盡虜周民與其寶器而歸  
平王之末周遂陵遲戎逼諸華隴山以東及乎伊雒侵淫  
秦晉往往爲戎渭首有狄獠原注音桓邽冀戎涇北有義渠戎  
洛川有大荔戎渭南有驪戎伊雒間有揚拒泉皋戎及茅  
戎潁首以西有蠻氏之戎所在以部落同夫列國交聘覲

享會盟征伐日益强大東侵曹魯遂入王城秦晉伐戎以  
救周又寇京師齊桓公徵諸侯戍周旣而秦晉自瓜州遷  
陸渾之戎於伊川自三危遷允姓之戎於渭汭東及輶轅  
在河南山北者號曰陰戎晉文襄之霸乃屬諸戎至於悼  
公復和諸戎秦穆公相戎人由余遂霸西戎晉楚更霸陸  
渾伊雒陰戎事晉而蠻氏從楚其後晉滅驪戎陸渾戎楚  
執蠻氏秦滅大荔至戰國時趙滅代戎韓魏共滅伊雒陰  
戎於是中國無戎而惟義渠種在秦孝公立諸戎皆屬秦  
孝公使太子駟率羌戎九十二國朝周顯王王致伯於秦  
昭王時義渠築城十餘自稱王因亂宣太后昭王殺義渠  
王於甘泉宮滅其國置隴西北地上郡於是盡逐諸戎其

種落得脫者皆反故地爲酋豪戎本無君長殷周之時或從侯伯征伐有功賜爵得稱子故周制四夷雖大皆曰子

春秋時戎狄蠻夷稱子獨驪戎稱男又時王所降也義渠

既滅諸戎稍衰至漢而羌戎興焉謹案此條敘西戎至漢初止其桓帝永康元年

至亂涼隴云二千餘字大典原本誤鈔在赤亭羌傳注凡三十二年之下據文義當是西戎總敘之後半今接編於此然自漢初至桓帝

中間疑尚有闕文桓帝永康元年護羌校尉段熲既定

西羌先零等種猶未服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

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問熲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

皇甫規張奐各擁疆畝不時輯定欲令熲移兵東討未識

其宜可參思術略熲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

而降于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

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

屯結不散人畜疲羸有自亾之勢欲便招降坐制強敵爾

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惟當長

矛挾脇白刃加頸爾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近居塞內路

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縱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

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

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諸羌竝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畱

滯脇下如不加誅轉滋浩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

輛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則

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

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

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於茲作害  
今不暫疲民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之  
悉聽如所上頰於是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  
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于逢義山虜兵盛頰眾皆恐頰乃  
令軍中長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彊弩列輕騎爲左右翼  
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  
名因大呼眾皆應聲騰赴馳騎于旁突而擊之虜眾大潰  
斬首八千餘級太后賜詔書褒美曰須東羌盡定當并錄  
功勤今且賜頰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爲郎中敕中藏府調  
金錢綵物增助軍費拜頰破羌將軍靈帝建寧元年夏六  
月頰將輕兵追羌出橋門晨夜兼行與戰于奢延澤落川

令鮮水上連破之又戰于靈武谷羌遂大敗秋七月頰至  
涇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護匈奴中郎將張  
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段頰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  
且以恩降可無復悔詔書下頰頰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  
眾而輒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算而中郎將  
張奐說虜彊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鑒信納瞽言故臣謀  
得行奐計不用事勢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  
意云臣兵累見折衄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  
大不可空靜血流汗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  
爲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  
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屍禍及生死上

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兩臣動  
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爲災  
傷下察人事眾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宮縣邑  
更相通屬非爲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衄案免  
爲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  
降獷敵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  
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  
鯁故遠識之士以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  
毒而欲令降徙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  
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常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  
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暮年所耗未半而

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  
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二年夏六月詔遣謁者馮禪  
說降漢陽散羌頰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  
廩必當復爲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勢必殄滅頰於是自進  
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騎司馬田晏假司馬夏  
育將五千人先進擊破之羌眾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  
守谷上下門頰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秋七月頰遣  
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  
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  
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頰因與愷等  
挾東西山縱兵奮擊破之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

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頗凡百八十八戰斬三萬八千餘級獲雜畜四十二萬七千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三年燒當羌遣使貢獻中平元年北地降羌先零種因黃巾大亂乃與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反寇隴右殺護羌校尉泠徵金城太守陳懿劫金城人邊章韓遂使任軍政攻燒州郡圍涼州刺史左昌于冀執漢陽長史蓋勳尋釋之二年北宮伯玉等寇三輔詔左車騎將軍皇甫嵩鎮長安以討之時涼州兵亂不解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崔烈以爲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議之議郎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

下乃安尙書奏變廷辱大臣帝以問燮對曰樊噲以冒頓悖逆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季布猶曰噲可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爲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方萬里之士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善而從之秋八月以司空張溫爲車騎將軍執金吾袁滂爲副以討北宮伯玉率中郎將董卓謹案後漢書董卓傳此時已拜爲破虜將軍其爲中郎將乃前副皇甫嵩討北宮伯玉時也邊寇將軍周慎將諸郡兵步騎十餘萬與邊章韓遂戰

於美陽溫師不利董卓復與周慎等攻章遂破之章遂走榆中四年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擁羌胡兵十餘萬進圍隴西漢陽太守傅燮戰沒遂推狄道王國爲主寇略三輔五年冬圍陳倉六年春皇甫嵩率董卓擊遂等大破之叛羌由是寢衰卓遂擁羌胡餘眾跋扈涼隴不奉詔命及何進召卓卓遂以羌胡兵入京師脅制朝廷獻帝興平元年馮翊降羌反寇諸縣郭汜樊稠擊破之末帝延熹十一年雍涼羌胡來降衛將軍姜維將兵出隴右應之與魏雍州刺史郭淮護軍夏侯霸戰於洮西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部落降維徙之蜀魏曹叡景初二年秋八月燒當羌芒中注詣等叛涼州刺史率諸郡攻斬注詣及晉之衰諸

羌遂不可制大亂涼隴云

赤亭羌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於西戎世爲羌酋於洮罕之間至遷那率種人內附漢以爲冠軍將軍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南安之赤亭那孫柯迴爲魏鎮西將軍西羌都督迴生弋仲以出於有虞遂姓姚氏事石季龍授冠軍大將軍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永和七年降晉拜使持節六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卒有子四十二人子襄代領其眾晉不能綏御遂叛大敗殷浩於山桑率眾西圖關中爲苻堅所殺弟萇降秦苻堅以爲揚武將軍封益都侯堅大舉寇晉以萇爲龍驤將軍堅敗萇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執堅殺之遂入

長安稱尊號國號大秦盡有關中苻氏故地傳興泓宋高

祖滅之原注晉載記太元九年姚萇乘堅之敗起兵北地自稱秦王改元白雀十一年萇據長安稱帝改元

建初國號大秦十八年萇死在位八年子興立隆安三年取洛陽義熙十二年興死子泓立十三年劉裕克長安執

泓送建康斬之泓在位二年三世凡三十二年

謹案淠中月氏胡氏以下七傳闕議亦闕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上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下

元 郝 經 撰

列傳第七十七下

西戎

西域 六十國

謹案前後漢書皆有西域傳晉書有焉者龜茲大

宛康居大秦諸傳陳志裴注引魏略亦載西域諸

國是皆此書所本也今日錄六十國而書止烏弋

山離條支安息大秦數篇其大月氏四國云云乃

一篇之總結則其所佚者多矣又諸傳前當有總

敘今亦失之

烏弋山離國地方數千里戶口勝兵名大國也時改名排持地暑熱莽平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飲食宮室市列錢

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罽賓同而有挑拔獅子犀牛原注孟康

日挑拔一名苻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為天鹿兩角者或為辟邪獅子似虎正黃有頰形尾端茸毛大如斗顏師古日獅子即爾雅所謂謂後貌也俗重妄殺其錢獨文為人拔音步葛反形亦頰旁毛也

頭幕為騎馬以金銀飾杖白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至

烏弋山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至安息

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

及東北三面路絕惟西北隅通陸道土地暑溼有獅子犀

牛封牛孔雀大雀大雀卵大如甕人眾甚多往往有小君

長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善眩原注顏師古日眩讀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

樹屠人截馬之術本從西域來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

嘗見也原注顏師古日元中記日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自能起爾雅日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

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

安息國治和犢城原注漢書治番兜城地方數千里小城數百最為

殷盛大國其東界木鹿城號小安息武帝時遣使獻大鳥

卵犁軒眩人原注李奇日軒音劇服虔日犁軒張掖縣名顏師古日蓋取驪軒縣為國名即大秦國也

音軒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獻獅子符拔形似鱗而無角以

銀為錢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王死更鑄錢有大馬爵

原注顏師古日廣志云大爵頸及膺身蹄似橐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臨瀉水商賈

車船行旁國書革旁行為書記原注服虔日橫行為書記也顏師古日今西方胡國

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行和帝永和九年都護班超遣不直下也革謂皮之不柔者

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渡而安息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便風三月乃得渡風遲則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齋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乃止自安息西行至阿蠻國從阿蠻國西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渡河又西南至于羅國安息之西界極矣自此南行乘海乃通大秦

大秦國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以石爲城郭列置郵亭皆堊塹之有松柏諸木百草俗力田作多種樹蠶桑髡頭衣文繡乘輜駟白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所居城周圍百餘里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爲柱食器

亦然其王日居一宮聽政五日而周王行則使人持囊隨車有言事者以書投囊中至宮則省治之有官曹文書置

三十六將議國事則皆會其王無常人賢者則立國有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廢者不疾怨其人長大平正

同夫中國故謂之大秦土多金銀奇寶夜光璧明月珠駭

雞犀

原注抱朴子通天犀有白理如縵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卻故南人以爲駭雞犀

珊瑚琥珀琉璃琅玕九色玉石朱丹青碧刺金縷繡織成金縷罽雜色綾作黃金塗火浣布又有水羊毳野蠶繭所作

細布合諸香煎其汁謂之蘇合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

錢一與安息天竺交市海中獲利十倍其人質直市無二

價穀食常賤國用富饒鄰國使到界首乘驛詣王都給以

金錢其王常欲通使于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閔不得自達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一通焉或云其國西又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幾于日所入也又云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寇警而道多猛虎獅子遮害行旅不百人持兵輒爲所食又言有飛橋數百里可渡海北諸國所生諸物譎怪多不經云

大月氏四國於晉則焉著龜茲大宛康居大秦五國蓋其并滅者旣不復見附屬者不能自通中國也其後五胡更盛五涼限越中州擾亂西域不復通矣

原注魏略燉煌西域之南山中從婁

羌西至葱嶺數千里有月氏餘種葱菹羌白馬黃牛羌各有會豪北與諸國接不知其道里廣狹傳聞黃牛羌各有種類孕身六月生南與白馬羌鄰西域諸國漢初開其道時有二十六後分爲五十餘從建武以來更相吞滅于今有二道從燉煌玉門關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婁王關西越葱嶺經縣度入大月氏爲南道從玉門關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葱嶺爲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嶺北到車師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爲西道凡西域所出有前史已具詳今故略說南道西行且末國小宛國精絕國皆并屬鄯善戎盧國扞彌國渠勒國皮山國皆并屬于真屬賓國大夏國高附國天竺國皆并屬大月氏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屠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曰莫邪浮屠身服色黃髮青如青絲乳青毛蛉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左脅出坐而有結墮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蒲塞桑門伯聞疏問白疏間比丘晨門皆弟子號也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爲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之如

此車離國一名禮惟特一名沛隸王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其地卑溼暑熱其王治沙奇城有別城數十人民怯弱一月氏天竺擊服之其地東西南北數千里人皆長越王在八尺乘象橐駝以戰今月氏役稅之盤越國一民漢等蜀人賈似至焉南數千里與益部相近其人小與中國人皆并屬龜茲也檳中國莎車國焉姑墨國溫宿國尉頭國耐國蒲犁國也若國榆令國捐毒國休修國琴國皆并屬疏勒自是以西大宛安息條支烏弋烏犍一名排持此四國次在東前世又謬以為弱水在條支西今更役屬之號為安其實在東前世又謬以為強於安息今更役屬之號為安息西界前世又謬以為弱水在條支西今更役屬之號為安秦西近日所入大秦國一號犁靱在安息條支西今更役屬之號為安西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其國在海西故俗謂之海西有河出其國西又有一河乘船一日乃過西南又渡一河乃過凡有海復直南行經丹城陸道直北行海復直西乃過周回繞海凡常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國國有小城邑合四

百餘東西南北數千里其王治濱側河海以石為城郭其土地有松柏槐梓竹葦楊柳梧桐百草民俗田種五穀畜乘有馬騾驢駱駝桑蠶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王而九巧妙其國無常主國中有一異輒更立賢人以爲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國一別也常欲通使于中國而安息國圖其利不能得過其俗能胡書其制度公私宮室爲重屋旌旗擊鼓白蓋小車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但有猛虎獅子爲害行道不羣則不得過其國置小王數十其王所治城周回百餘里有官曹文書王有五宮一宮問相去十里其王平日一宮聽事至日暮一宿明日復至一宮五里其王平日一宮置三十六將每議事一將不至則不議也王出行常使從人持一韋囊自隨有白言者受其辭投囊中還宮乃省爲決理以水精作宮柱及器物作弓矢其別支封小國曰澤散王曰驢分王曰且蘭王曰賢督王曰汜復王曰于羅王其餘小王國甚多不能一一詳之也國出細絺作金銀錢金錢一當銀錢十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此國六畜皆出水或云非獨用羊毛也亦用木皮或野繭絲作織成氍毹毼毼罽帳之屬皆好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爲胡綾故數與安息諸國交市于地中海水苦不可食故往來者希

到其國中出九色次玉石一曰青二曰紺今伊吾山中有  
白五曰黑六曰綠七曰紫八曰紅九曰紺今伊吾山中有  
九色石即其類陽嘉三年時疏勒王臣槃獻海西青石金  
帶各一又今西域舊圖云罽賓條支諸國出琦石即次玉  
石也大秦多金銀銅鐵鉛錫神龜白馬朱髦駭雞犀瑇瑁  
元熊赤犢辟毒鼠大貝車磔瑪瑙南金翠爵羽翻象牙符  
采玉明月珠夜光珠真白珠琥珀珊瑚赤白黑綠黃青紺  
縹紅紫十種琉璃瓊琳琅玕水精玫瑰雄黃雌黃碧五色  
玉黃白黑綠紫紅絳金縷繡雜色綾金塗布緋持布發陸  
五色九色首下毼毼金鏤繡雜色綾金塗布緋持布發陸  
布緋持渠布火浣布阿羅得布巴則布度伐布溫宿布五  
色桃布絳地金織帳五色斗帳一微木二蘇合狄提迷迷  
兜納白附子薰陸鬱金芸膠薰草木十二種香大秦道既  
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北又有水道  
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前世但論有水道不知有陸  
道今其略如此其民人戶數不能備詳也自葱嶺西此國  
最大置諸小至甚多故錄其屬大者矣澤散王屬大秦其  
治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行半歲風疾時一月到最與安  
息安谷城相近西南詣大秦城不知里數驢分王屬大秦  
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飛橋長  
二百三十里渡海道西南行繞海直西行且蘭王屬大秦  
從思陶國直南渡河乃直西行之且蘭三千道出河南

續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五

九八

乃西行從且蘭復直西行之氾復國六百里南道會氾復  
乃西南之賢督國且蘭氾復直南乃有積石積石南乃有  
大海出珊瑚真珠且蘭氾復直南乃有積石積石南乃有  
大秦海東東各有一山皆南北行賢督王屬大秦其治東  
北去氾復六百一里氾復王屬大秦其治在氾復東北去  
四十里渡海也于羅屬大秦其治在氾復東北去于羅三  
羅東也又渡河斯羅東也又渡河斯羅東也又渡河斯羅  
接也大秦西有海斯羅東也又渡河斯羅東也又渡河斯  
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玉山有西王母西王母  
西有修流沙修流沙西有大夏國堅沙國屬絲國月氏國  
四國西有黑水所傳聞西之極矣北新道西行東至且彌  
國西且彌國單桓國卑陸國蒲類國烏貪國皆并屬車師  
後部王王治于賴城魏賜其王壹多雜守魏侍中號大都  
尉受魏王印轉西北則烏孫康居本國無增損也北烏伊  
別國在康居北又有柳國又有嚴國又有奄蔡國一名阿  
蘭皆與康居同俗西與大秦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名貂  
畜牧逐水草臨大澤故時羈屬康居今不屬也呼得國在  
葱嶺北鳥孫西北康居東北勝兵萬餘人隨畜牧出好馬  
有貂堅昆國在康居西北勝兵三萬人隨畜牧出多貂有  
好馬丁令國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出鼠皮白  
昆子青昆子皮此上三國堅昆中央俱去匈奴單于庭安  
習水七千里南去車師六國五千西去康居界三千

續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六

宜稼堂叢書

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或以爲此丁令即匈奴北丁令也而北丁令在烏孫西似其別種也又匈奴北有渾窳國有屈射國有丁令國有隔昆國有新犁國明北海之南自復有丁令非此烏孫之西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脛國其人音聲似雁鴛從膝以上身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脛馬蹄不騎馬而走疾馬其爲人勇健敢戰也短人國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眾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聞常有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魚參議曰俗以爲營廷之魚不知江海之大蜉蝣之物不知四時之氣是何也以其所在者小與其生之短也余今紀覽外夷大秦諸國猶尙曠若發矇矣況夫鄒衍之所推出大易太元之所測度乎徒限處牛蹄之涔又無彭祖之年無緣託景風以迅遊載騷裏以遐觀但勞眺乎三辰而飛思乎八荒耳

議曰中國地偏東南故星全見東南驗以晷影而雒陽滑臺之間當日之中蓋其大勢在天地之中而所見之地偏東南也故東不盡東海西不盡流沙截長補短纔得萬里自雍涼之西則踰二萬里而兩海之孔徑盡矣故北狄廣

莫極於西北而羌戎西域經帶限表極於西南其延袤又過之當肅殺之氣其人剛勁善鬪亦中國之勁敵也聖人卽而敘之置之荒外不大攬動啟其戎心故不能爲患及公劉西遷太王東徙已漸其俗厲宣之際遂殺秦仲而戎始張矣旣而犬戎殺幽王因以斃周王室遂卑終之秦人遂伯西戎征東諸侯至率九十餘戎脅周而問鼎遂吞二周亾諸侯以禍天下咸周人之自取之也漢又不監孝武以雄材大略逞無疆之欲撥實露本傾倒肝腦赭陰區血水天空王庭骸骨蔽松漠頭顱屬斗尾而未快也又勦兩粵夷朝鮮賈其餘勇大開西域列郡河湟發兵馳使梟繫躡籍殊俗異種參覃震掉頓顙請命翻金海碎玉山瀉珠

窟社寶穴赤翠羽之背童靈犀之首糞昔菴之種剗葡萄  
 之園空宛馬之羣走封牛之牧河源崑崙盡在郊甸莫敢  
 誰何而天子之欲未厭至於中國之民舉為盜賊繡衣直  
 指所在誅殺原注漢書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遣暴勝之  
郡國以軍興誅不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  
從命者威振州郡蚩尤之旗長竟于天桐人妖蠱鬪鬧宮  
 掖父子戰於京師而戾園不得其死原注漢書戾太子贊  
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  
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  
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子父始厭兵  
皆敗故太子生長于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始厭兵  
 而下輪臺之詔亦已晚矣原注漢書桑宏羊奏言輪臺東  
墾溉田上乃下詔漢書桑宏羊奏言輪臺東  
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雖勝降其王以遠遠乏食道死者  
尚數千人況益西乎由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  
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明年帝崩至於東京

戎索屢朽鳥驚獸駭復肆侵軼恣睢內地越三輔犯趙魏  
 闖河內上黨直出蜀漢橫被并涼殺民人繫累子女焚燒  
 城郭將帥不能支撐與遇輒敗儲庾空竭君臣旰食又甚  
 西周之季延蔓浸淫百餘年間潰洞腹背董卓因之劫制  
 朝廷廢立天子賊殺大臣漢遂亾餘種羌落布濩生聚乘  
 晉之衰一旦羣起并吞割據皆中國之君以欲導之也嗚  
 呼衰媿笑而戎人至原注衰媿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  
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衰媿乃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烽  
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又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  
緡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貳師寵而西域開  
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貳師寵而西域開原注  
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于上產昌邑哀王太初元人以  
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  
以往期至貳師城取和熹立而羌胡肆  
善馬故號貳師將軍和熹立而羌胡肆  
鄧太后殤帝即位

太后臨朝稱制西域諸國反攻都護任尙于疏勒安帝卽位太后復臨朝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人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燒當羌豪麻奴兄弟因與南風妒而五胡起種人俱西出塞斷隴道郡縣不能制原注晉書賈后諱南風賈充女也妒忌多權詐既廢太后殺楊駿及汝南王亮又殺太子適趙王倫起兵誅之故有五胡之禍書曰念茲在茲詩曰大風有隧有空大谷復誰咎哉

贊曰坤維乾門海徽天殼氣鍾肅殺俗喜擊搏玉關弗鍵金城遂傾飲血解仇揚徽鳥驚戒在內修錄戎惟謹遠略勿勤卽敘是允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下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一

元 郝 經 譔

列傳第七十八

東夷

東夷 夫餘 高句麗 渤海 東沃沮 挹婁 濊 馬韓 辰韓 弁韓 倭人

東夷者幽營青徐揚之東海外諸夷也夷種有九曰吠夷

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原注竹書紀年

命畎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后相卽位二年堯命羲

征黃夷七年于夷來賓後少康卽位方夷來賓原注孔安國曰東方之

和宅嶋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地曰嶋夷暘谷日之所

也出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后相二年征黃夷七年于夷來賓少康卽位方夷來賓后發元年諸夷賓于王門獻其樂

舞原注竹書紀年后發元年桀為暴虐諸夷內侵殷湯革

命伐而定之仲丁即位藍夷入寇自是畔服不常三百餘

年武乙改衰東夷遂盛遷入淮岱間漸居中土及紂無道

為黎之蒐東夷皆畔周武王誅紂伐殷通道于九夷肅慎

氏獻柝楛矢原注肅慎氏即挹婁也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東

征誅管蔡滅淮夷康王時肅慎復至徐夷僭號率九夷以

伐周穆王因命徐偃王主之陸地而朝徐者三十六國王

命楚子滅徐原注博物志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為不詳棄于水濱孤獨母有犬名鵠倉持所棄卵銜

以歸母母覆煖之遂成小兒生而偃故以為名宮人聞之

乃更錄取長襲為徐君尸子曰偃王有筋而無骨故謂偃

後漢書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穆王後得驥驂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鬪其人故至于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

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為徐山博物志徐王妖異不常武原縣東十里見有徐山石室祠處偃王溝通陳蔡之間得朱弓朱矢以己得天瑞自稱偃王穆王聞之遣使乘厲駟一日至楚伐之偃王仁不忍鬪為楚所敗北走此山

宣之際淮夷復熾召公虎平之五伯既興嘗與盟會戰國

時越遷琅琊侵暴諸夏及秦并滅皆散為齊民于是中國

無夷而海外之國自若也漢初燕人衛滿自王朝鮮百有

餘歲武帝滅之原注漢書朝鮮王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障秦滅燕屬遼東

外徵漢興為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浪水為界屬燕燕

王盧縮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推結蠻夷服而東

走出塞渡浪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

夷及故燕齊之亾出者自立為朝鮮王元封中為武帝所

滅東夷始復通中國王莽篡位貊人入寇原注漢書王莽發高句麗兵當

伐胡不欲行郡縣疆迫之皆亾出塞因犯法為寇州郡歸

咎高句麗侯騶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宜慰安之

建武中興復來朝貢遼東太守祭彤威行海表于是夫餘

按莊子因之以蔓  
衍本作曼然左氏  
原作曼當心之

高句麗滅貊倭韓萬里朝獻使聘通流永初多難始入寇  
鈔桓靈失政漸滋曼焉三國多故又爲公孫氏所闔限東  
夷復不通魏景初中誅公孫淵因浮海收樂浪帶方等郡  
遂服東夷其國最近中國而大者夫餘高句麗  
夫餘在長城之北去元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  
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滅地也初北夷索離  
國王出行其侍兒于後倭身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  
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我因有身王囚之後遂生男王命  
置諸豕牢豕以氣噓之不死復置諸馬闌馬亦噓之王以  
爲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  
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掩淲水

原注今高麗中有蓋斯水卽此也謹案陳志作施掩水

此據後漢書

以弓擊水魚鼈皆聚淨水上東明乘之得渡因至

扶餘而王之其民土著有宮室倉庫牢獄多山陵廣澤于  
東夷之地最平敞土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麤大性強  
勇謹厚不寇鈔國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  
加狗加犬使犬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名下戶皆爲奴僕  
諸加別主四遠道大者主數千家小者主數百家食飲皆  
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以殷正月祭天國中  
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于時斷刑獄解囚徒在國衣  
尙白白布大袂袍袴履革鞜出國則尙繒繡錦罽大人加  
狐狸狄白黑貂之裘以金銀飾帽譯人傳解皆跪手據地  
竊語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爲奴婢竊盜一責十

二男女淫婦人妬皆殺之尤憎妬已殺尸之國南山上至腐爛女家欲得輸牛馬乃與之兄死妻嫂與匈奴同俗其國善犧牲出名馬赤玉貂狻美珠珠大者如酸棗以弓矢戈矛爲兵家家自有鎧仗其國耆老說古之亾人作城柵皆圓有似牢獄行道晝夜無老幼皆歌吟聲不絕有軍事亦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凶蹄解者爲凶合者爲吉有敵諸加自戰下戶俱擔糧飲食之其死夏月皆用冰殺人殉葬多者百數厚葬有槨無棺原注魏略其俗停喪五月以喪主不欲速而他人疆之常諍引以此爲節其居喪男女皆純白婦人著布面衣去環佩大體與中國相彷彿也謹案魏志此下尙有夫餘本屬元菟二百餘字高句麗夫餘別種也夫餘王嘗得河伯女閉於幽室爲日

影所照因孕生一卵大如五升物河伯女以物裹之置暖所久之一男破卵而出及長善射名之曰朱蒙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請除之王不聽使主馬牧朱蒙選駿馬減其食令瘦駑者肥之夫餘王田乘肥者朱蒙自乘瘦者王賜朱蒙一矢而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河伯女以告朱蒙乃與烏達等東南走而遇大水追者及之朱蒙禱曰我日之子河伯之甥今急矣孰濟我者言訖而魚鼈成橋朱蒙甫渡卽解乃得免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高句麗其後種類甚盛遂自爲國其國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滅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都于丸都之下地方二千里深入海壖多大山深谷人隨以爲居無

良田力作不足以實口腹故其俗節于飲食好治宮室于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鬼神祠靈星社稷其人性克急喜

寇鈔其國有王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大加原注古鄒大加

掌賓客之官如鴻臚陳志主簿優臺丞使者謹案後漢書無丞字阜

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消奴部

謹案陳志作涓奴此絕奴部從後漢書作消奴

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原注李賢曰按今高麗五部一曰

北部一名後部即絕奴部也三曰東部一名左部即順奴部也四曰南部一名前部即灌奴部也五曰西部一名右

部即消奴部也本消奴部為王稍微弱桂婁部代之漢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麗為縣屬元菟郡賜鼓吹伎人常從元菟郡受

朝服衣幘高句麗令主其名籍後稍驕恣不復詣郡于東

界築小城置朝服衣幘其中歲時來取之名其城為幘溝

澗溝澗者句麗名城也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

者則不置對盧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稱古鄒加消奴部本

國主雖不為王適統大人得稱古鄒加亦得立宗廟祠靈

星社稷原注漢書音義龍星左角曰天田即農祥也辰見

祀以牛號曰靈星風俗通云辰之神為靈星故以

辰日祀絕奴部世與王婚加古鄒之號諸大加亦自置使

者阜衣先人名皆達於王如卿大夫之家臣會同坐起不

得與王家使者阜衣先人同列其國中大家不佃作坐食

者萬餘口下戶遠擔米糧魚鹽供給之其民喜歌舞國中

邑落暮夜男女羣聚歌戲無大倉庫家家自有小倉名之

為稗京謹案稗京陳其人潔清自喜善藏釀跪拜申一腳

志作稗京

與夫餘異行步皆走以十月祭天國中大會名曰東盟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著幘如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東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國中大會迎隧神還于國東上祭之置木隧于神坐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爲奴婢其俗作婚姻言語已定女家作小屋于大屋後名壻屋壻暮至女家戶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聽使就小屋中宿旁頓錢帛至生子已長大乃將婦歸家其俗淫男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服厚葬金銀財帛盡于送死積石爲封列種松柏其馬皆小便登山畜有牛豕豕有白色國人有氣力習戰鬪沃沮東濊皆屬焉又有小水貂

句麗作國依大水而居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

麗別種依小水作國因名之爲小水貂出好弓所謂貂弓

是也

原注魏氏春秋遼東郡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麗別種因名小水貂

王莽初發高

句麗兵以伐胡不欲行強迫遣之皆亾走出塞爲寇盜遼

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爲所殺州郡歸咎於句麗侯騶嚴尤

奏言貂人犯法罪不起于騶且宜安慰今猥被之大罪恐

其遂反莽不聽詔尤擊之尤誘期句麗侯騶至而斬之傳

首詣長安莽大悅布告天下更名高句麗爲下句麗降爲

侯國世祖建武八年高句麗王遣使朝貢始見稱王至殤

安之間句麗王宮數寇遼東更屬元菟遼東太守蔡諷元

菟太守姚光以宮爲二郡害興師伐之宮詐降請和二郡

不進宮密遣軍攻元菟焚燒候城入遼隧殺吏民後宮復  
犯遼東蔡諷將吏士追討之軍敗沒宮死子伯固立順桓  
之間復犯遼東寇新安民鄉又攻西安平于道上殺帶方  
令略得樂浪太守妻子靈帝建寧二年元菟太守耿臨討  
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降屬遼東熹平中伯固乞屬元菟  
公孫度據海外伯固遣大加優居士簿然人等助度擊富  
山賊破之伯固死有二子長子拔奇少子伊夷模拔奇不  
肖國人便共立伊夷模爲王自伯固時數寇遼東又受  
胡五百餘家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燒焚邑落  
拔奇怨爲兄而不得立與消奴加各將下戶三萬餘口詣  
康降還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國拔

奇遂往遼東有子畱句麗國古鄒加駁位居是也其後復  
擊元菟元菟與遼東合擊大破之伊夷模無子淫灌奴部  
生子名位宮伊夷模死立以爲王其曾祖名宮生能開目  
視其國人惡之及長大果凶虐數寇鈔國見殘破位宮生  
墮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麗呼相似爲位似其祖故名之爲  
位宮位宮有勇力便鞍馬善獵射曹叡青龍四年位宮斬  
送孫權使胡衛等首詣幽州景初二年太尉司馬懿率眾  
討公孫淵位宮遣主簿大加將數千人助軍誅淵遂潛軍  
浮海收樂浪帶方等郡正始三年位宮寇西安平連年侵  
暴遼東諸郡七年幽州刺史母丘儉督諸軍討之位宮敗  
走儉遂屠丸都斬獲首虜以千數初句麗之臣得來數諫

位宮位宮不從得來歎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儉令諸軍不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位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軍還未幾復擊之位宮遂奔買溝儉遣元菟太守追之誅納八千餘口刻石紀功而還

句麗別部曰渤海其東際海西接遼東俗漸同中國至穆

人高歡逐魏孝武帝其子洋遂篡東魏稱尊號國號齊至

緯為周武帝所滅原注北史魏節閔帝普泰元年以高歡為渤海王立元朗為帝討爾朱氏敗爾

朱兆於廣阿朗以歡為太師歡入洛陽廢節閔帝及朗立

孝武帝自為大丞相魏永熙二年歡襲殺爾朱兆三年歡

舉兵反孝武奔長安歡立孝靜帝徙都鄴武定五年歡卒

澄澄弟洋自為丞相輔政幽孝靜於宮中七年膳奴闌京殺

王國號齊改元天保二年洋弑中山王十年洋殂諡曰文

宣在位十年子殷立常山王演廢殷殺之自立演在位一

年殂諡曰孝昭演弟長廣王湛立四年傳位於太子緯自

謹案目錄此下有東沃沮挹婁二傳今闕

滅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滅

及沃沮句麗本皆朝鮮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教

以禮義田蠶作八條之教原注前漢書箕子教以八條者

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

自贖者人五十萬音義曰八條不具見也無門戶之閉

而民不為盜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其後四十餘世至朝

鮮侯準始僭號稱王陳勝起天下叛秦燕齊趙代之避地

朝鮮者數萬口燕人衛滿擊破準而自王魑結夷服傳國

至孫右渠漢武帝元朔元年滅君南閩等叛右渠率二十

稱太上皇天統四年湛殂諡曰武成隆化元年周大舉伐

齊緯傳位於太子恆周武帝入鄴獲緯及恆遂滅齊緯在

位十二年恆在位一

年五世凡二十八年

餘萬口詣遼東內屬以其地為滄海郡數年乃罷至元封三年遂滅朝鮮分置樂浪臨屯元菟真番原注番音潘四郡昭

帝始元五年罷臨屯真番以并樂浪元菟復徙居高句麗

自單大領以東謹案東陳志作西此據後漢書沃沮濊貊悉屬樂浪後以

境土廣遠復分領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自內屬以後

風俗稍薄法禁亦浸多至有六十餘條建武六年省都尉

官遂棄領東地悉封其渠帥為縣侯原注三國魏志今皆不耐濊皆其種也

歲時朝賀無大君長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戶其耆

舊自謂與高句麗同種言語法俗大抵相類其人性願慤

少嗜欲有廉恥不請句謹案陳志作不請句麗語不可解蓋訛句字為句又多增麗字也

衣服與高句麗少異男女皆衣曲領男子繫銀花廣數寸

以為飾漢末更屬高句麗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分不

得妄相涉入同姓不婚多忌諱疾病死匹輒捐棄舊宅更

作新居有麻布蠶桑作綿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不以

珠玉為寶常用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為舞天又

祭虎以為神其邑落相侵犯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為

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作牙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能

步戰樂浪檀弓出其地其海出斑魚皮土地饒文豹又出

果下馬原注裴松之曰高三尺乘之可于果樹下行桓帝時獻之魏正始六年

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以領東濊屬高句麗興師

伐之不耐侯等舉邑降其八年遣使朝貢於魏更拜不耐

歲王居處雜在民間四時詣郡朝謁二郡有軍征賦調供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采入其阻武王伐殷乃通道於八蠻皆臣服於周顛頊之裔曰鬻熊成王封其後熊繹于楚胙以子男之田太伯自竄吳蠻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遂為吳伯夏少康封其庶子於會稽至周而號於越周衰楚始大僭號稱王以病中國宣王命方叔伐之其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為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猶平王東遷遂併滅漢陽諸姬啟申息之北門奄有巴濮舒蠻徵中國諸侯與齊晉爭盟而為伯越與吳相繼稱王俱為中國伯後楚復併吳越地方七千餘里而天下莫彊自昔蠻夷之盛未有若此者也然皆中國王者之後能用夏變夷為救患分災討賊撥亂翼戴天子之舉故春秋雖夷之稱州稱國稱人稱子終

以號舉至與其功則列諸會而長諸盟

原注春秋宣公十一年楚子陳侯鄭

伯盟于辰陵與

或竝序而殊會

原注昭公四年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

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於申楚徐淮夷

與中國諸侯竝序也襄公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

善道以吳為

夷殊會也

或再及以殊會

原注哀公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會以及會兩

伯之

自蠻夷而進於中國不直以為蠻夷也漢興尉佗帝

南越無諸搖分王閩越號稱兩越未數世而為漢臬夷而

中國之蠻夷盡矣及孝武開西南夷故槃瓠蠻夷種落卵

育溪洞之中縈帶嶺陬海徼雖時寇鈔尋即入貢非能為

久大之患也昔子路問強孔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

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或強於義理

或強於血氣蓋氣質之性風土之殊也坎根於乾以陰陷陽內健外險故為西北肅殺之氣而死物離根于坤以陰附陽內柔外剛故為東南生成之氣而活物物生于震而成于坤死於兌而伏於坎故東夷尚仁南蠻慕化西戎剽輕而北狄鷙猛皆氣數使然爾惟天子建中和之德以義理法制為天下之大閑操臨制之柄謹內外之辨轉幹一氣鈞覆四夷輯寧諸華統以春正總為生氣烏有外夷之慝哉苟失其道雖蠻夷之微亦足以禍天下巴賚據蜀而五胡亂晉南詔入寇而巢溫亾唐原注唐書南詔傳贊懿宗任相不明藩鎮屢叛南詔內侮屯戍思亂龐勳乘之昌戈橫行雖凶渠殲夷兵連不解唐遂以亾易曰喪牛于易有國者知戒西北之虞而不知患生于無備漢亾于董卓而兵兆于冀州唐亾于黃巢而禍基于桂林易之意深矣

易曰履霜

堅冰至詩曰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可不戒哉

贊曰獠蜚非類融結颶瘴綱維解弛猱獮突上喪羊於易積豕牙吉詔能亾唐戒之在德

道光癸卯九月廿又六日桐鄉沈炳垣校讀時英吉利就撫開市於上海余適主其事似前明市舶提舉司云續後漢書卷第八十二





